

萍洲可談

附校勘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萍洲可談三卷宋朱或撰或字無惑烏程人是書文獻通考著錄三卷而左圭刻入百川學海陳繼儒刻入秘笈者均止五十餘條不盈一卷陶宗儀說郛所錄更屬寥寥蓋其本久佚圭等特於諸書所引掇拾殘文以存其概皆未及睹三卷之本也惟永樂大典徵引頗繁哀而輯之尚可復得三卷謹排纂成編以還其舊雖散佚之餘重爲綴緝未必毫髮無遺然較左陳諸家所刊幾贏四倍約畧核計已得其十之八九矣或之父服元豐中以直龍圖閣歷知萊潤諸州紹聖中嘗奉命使遼後又爲廣州帥故或是書多述其父之所見聞而於廣州

蕃坊市舶言之尤詳考之宋史服雖坐與蘇軾交遊貶
官然實非元祐之黨嘗有隙於蘇轍而比附於舒亶呂
惠卿故或作是書於二蘇頗有微詞而于亶與惠卿則
往往曲爲解釋甚至于元祐垂簾有政由帷薄之語蓋
欲回護其父不得不回護其父黨遂不得不尊紹聖之
政而薄元祐之人與蔡條鐵圍山叢談同一用意殊乖
是非之公然自此數條以外所記土俗民風朝章國典
皆頗足以資考證卽軼聞瑣事亦往往有裨勸戒較他
小說之侈神怪肆恢嘲徒供談噱之用者猶有取焉

萍洲可談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三子部

宋朱彥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元豐間彥先公爲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面戒之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爲朕愛惜兵民大哉王言簡而有體元豐六年冬祀先公導駕旣進輦輦中忘設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舅氏胡宗堯嘉祐初引見改官舉將十七員仁宗問其家世或奏樞密使胡宿之子卽有旨更候一任同改官時又有因失入死罪連坐於條合展舉將員改次第等官上宣諭未令改官凡三引見幾十餘年大臣或以爲言上曰此人曾殺朕

百姓不可改官

三省俱在禁中元豐間移尙書省於大內西切近西角樓人呼爲新省崇寧間又移於大內西南其地遂號舊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創省至廢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頌章惇曾布更九相唯子容居位日淺亦謫罷餘不以存沒或貶廣南或貶散官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眞相之任呼公相尙書改令廳爲公相廳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京父子入侍西宴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

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

宰相禮絕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見於私第雖選人亦坐蓋客禮也唯兩制以上點茶湯入腳牀子寒月有火鑪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庶官只點茶謂之事事無茶見於唐時味苦而轉甘晚採者爲茗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溫或涼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遼遼人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至飲會亦先水飲然後品味以進

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門外宰執以下皆用白紙糊燭燈一枚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於其上欲識馬所在也朝時自四鼓舊城諸門啟關放入都下人謂四更時朝馬動朝士至者

以燭籠相圍繞聚首謂之火城宰執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
大臣自從官及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謂之待
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每位有翰林官給酒果以供朝臣
酒絕佳果實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與蔡元度嘗以寒
月至待漏院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間布囊取一紙角視之
驚也問其故云恐寒凍難解故懷之自是止令供清酒

本朝置大宗正寺治宗室濮邸最親嗣王最貴於屬籍最尊
世世知大宗正事自宗晟迄宗漢皆安懿王子兄弟相繼宗
字行盡死諸孫仲字行復嗣爵判宗正寺人人謹厚練敏宗
子率從其教誨崇寧初分置敦宗院於三京以居疎冗選宗
子之賢者蒞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頗以爲難令郊初除

南京敦宗院入對上問所以治宗子之畧對曰長於臣者以國法治之幼於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遣之令郊既至宗子率教未嘗擾人京邑甚有賴焉

嗣濮王宗晟伯仲第十二英廟親兄也元豐間神考將詣睦親宅澆奠近親嗣王欲邀車駕幸舊邸會日逼不及造朝故事戚里近屬許獻時新卽於東華門投進時邸中無新果求得丁香荔枝數百枚函之附短奏云來日乞詣安懿王影堂燒香進入上果喜曰十二自來曉事卽降處分暨至濮邸望見祠貌下輦去繼灑淚而入既已延見近族慰勞諸父加恩各遷使相郡王

嘉王顥裕陵親弟也好讀書元豐間數上疏論政事記室或

諫之曰大王爲天子弟無狗馬聲色之好游心方冊固是盛德而數干廷議非所以安太后也王矍然亦悟爾後惟求醫書與其僚講湯液方論而已朝廷果賢其好古降詔褒諭至今醫家有嘉王集方

熙寧間始命宗室應科舉大觀間內臣有赴殿試者政和八年帝子亦赴殿試宗子及第始於令鑠內臣及第始於梁師成親王及第始於嘉王楷故事有官人應舉謂之鎖廳例不作廷魁戊戌榜嘉王第一人登仕郎王昂第二人顏天選第三人上宣諭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爲榜首鎖廳人作廷魁自王昂始

帝女號公主壻爲駙馬都尉近親號郡主縣主而壻俗呼郡

馬縣馬甚無義理近世宗女旣多宗正立官媒數十人掌議婚初不限閥閱富家多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門戶後相引爲親京師富人如大桶張家至有三十餘縣主

宣和殿燕殿也中貴人官高者皆直宣和殿始置學士命蔡攸置直學士命蔡條蔡條置待制命蔡條後又置大學士命蔡攸自盛章王革高佑皆相繼爲學士班秩比延康殿學士爲加優凡外除則換延康蓋宣和職親地近非他比己亥歲改保和殿

本朝五等之爵自公侯伯子男皆帶本郡縣開國至封國公者則稱某國公初封小國次移大國以爲恩數亦有久不徙封者文彥博初封潞國公三十年不徙封王安石初封舒國

公後徙荆國既死追封舒王凡二國蔡京初封嘉國徙衛國
楚國魯國凡四國復加陳魯二國公辭不拜何執中初封榮
國公五年不徙封薨於位追封清源郡王此僅事也元祐初
司馬光封溫國公議者以其剛厲宜濟之以溫東坡行麻詞
亦云封國於溫用旌直德崇寧初曾布自相府以賄貶授廉
州司戶參軍議者以其貪墨故箴之以廉執筆者果有意乎
自元符紹聖以前大臣罕有除在京宮觀者兩府召還爲宮
使侍讀甚稀闊從官左遷重者外移輕者易職事時有八座
改樞密承旨獨座改工部侍郎皆不美也王震自吏部尚書
移知開封府又除樞密都承旨王嘗語先公曰震所謂齊一
變至於魯魯一變復至於齊者也政和間近臣罷執政官卽

授提舉在京官 既禮貌之而名實相副以罪去者固自有法

典制寄祿官三品紫衣金魚五品緋衣銀魚職事官雖高非特賜不得預雖特賜而寄祿未至本品則帶賜魚在銜內寄祿官已至本品則不入銜外任官或借衣色者不佩魚銜內稱借色有賜色者仍稱賜色轉運使副提點刑獄知州軍並借紫本衣緣者止借緋轉運判官通判州軍並借緋自崇寧初增置提舉官不一惟學士與常平借緋餘衣本色其合借衣色者勅上云候迴日依舊服色自朝辭出國門則衣借色迴入國門則衣本色近制借色仍佩魚呂公著曾任知州借紫後除轉運判官勅上不帶借紫公著仍衣紫馬餘慶知彭

州借紫替迴赴部方理通判資序懼失借色不肯受本等官
請宮祠歸仍衣紫凡勅上不帶借衣者自不合著

典制左降官不追勲賜雖貶竄遇恩復官卽依舊勲賜政和
間方省勲舒亶在元豐時被擢用由台州臨海縣尉改官驟
遷兩制賜金紫未經郊禮不得勲後坐事除名更沛敘初授
官仍復前台州臨海縣尉賜紫金魚袋鄒浩建中靖國中除
通直郎中書舍人賜金紫未經郊禮不得勲後貶新州丙戌
赦除黨籍以得罪輕重敘官或得郡官祠或未有差遣鄒降
三官敘乃復承奉郎賜紫金魚袋無差凡降官與職並稱降
授責散官並稱責授散官如節度副使團練副使雖號武官
皆依舊物頃見元祐臣僚責授副使者兩制已上仍衣紫從

官以下元衣綠者仍衣綠唯責授長使別駕已下者不以舊
官高卑並衣綠故宰相貶嶺南司戶參軍衣綠東坡初責惠
州團練副使再貶儋耳授瓊州別駕元符末首復朝奉郎提
舉玉局觀得報便北歸至廣州猶未受告會先公至東坡先
折簡與公曰頭間生瘍妨巾裏欲着帽相見蓋不欲青衣耳
坡於外物宜不能動惜其猶以此介胄中

故事節度使初除小鎮次中鎮後大鎮紹聖間見呂吉甫建
節初除保寧軍婺州移武昌軍鄂州移鎮南軍洪州其序如
此崇寧間蔡元長自司空左揆建節初除安遠軍節度使安
州亦小鎮政和以來帝子繁衍宗室近戚大臣中貴邊將加
恩者衆諸路節鎮除祖宗潛藩外止六十餘處幾無虛位薛

昂罷執政初除彰信軍節度使相州中鎮也蔡攸自宣和殿大學士初除淮康軍節度使蔡州大鎮也豈是時小鎮適無闕員乎刺史防禦團練使正任則本州繫銜與知州敘官每州止一員不除則闕任他官兼領防禦刺史者謂之遙郡本州不繫銜往往取美名如康榮雄吉諸州一州或有數員大率邊將多帶雄州戚里多帶榮州醫官多帶康州

著令朝奉郎至朝請郎致仕則得任子疾困及暴卒者往往旋求致仕至有匿哀或詐爲日前文書冒法狼狽大觀初吏部尚書張克恭建言員郎亡卽與推恩遂革此風州縣選人有般家人二名日給雇錢人二百往往遠指程驛務多得雇錢於法須沿路官司批券爲驗蓋防詐僞然無不僞爲者余

以爲不若以官資定錢數給之聽其自便旣免欺誕且省刑
憲當路者殊不論此

在京百官席帽宰執皇親用繖呼爲重蓋舊日兩制以下至
寺監官出入馬後擁大圓扇用以遮日色紹聖間上在角樓
望見庶官馬後有大扇因問其名內侍誤云是掌扇上云掌
扇非人臣宜用遂禁止之

政和間有提舉學事官上殿劄子論庶官或用玉斧同於斧
展之義乞革去勘合得乃是人間所用柱拂子或名柱斧以
水晶或銅鐵爲之制度無僭言者坐所論不實罷遂不果禁
止

狨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至三月

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徹亦如之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座價直錢百千背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鵬法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者以必遷兩制預置狨座得躁進之目坐此斥罷或云狨毛以藉衣不皺先公使遼時已作兩制乘狨座副使武臣乘紫絲座故事使雖非兩制亦乘狨座張繖金帶金魚重將命也大觀中國信以禮部尚書鄭允中充使奉寧軍節度使童貫充副使遂俱乘狨座

呂嘉問自熙寧中躋要顯徧歷名藩紹聖末以雜學士守成都被誣構遂不可辨獄成大理寺定斷贓罪絞典制官吏贓罪笞已爲終身之累呂以貴品得議責散官安置適皇上登

極大沛復官頻更赦令漸復職竟符舊物領宮祠二十年前
後磨勘及八寶特恩轉寄祿官以正議大夫八十餘歲病卒
復以先朝舊臣高資久次特贈資政殿學士視執政官

呂吉甫在熙寧時用事多所建明元祐初被罪異意者欲誅
之貶福州甚危紹聖復先政章惇忌其才以爲延安帥雖除
觀文殿學士建節鉞終不得近京師在延安六七年戎人圍
城六日城中無備吉甫設方畧僅能解圍元符末乃得知杭
州頗優游會子淵交狂人事連吉甫追捕至國門貶鄂州數
年復官平生患難如此者最大然有以處之非所病也

章惇性豪恣忽畧士大夫紹聖間作相翰林學士承旨蔡京
謁惇惇道衣見之蔡上言狀乃立宰相見從官法王安禮尚

氣不下人紹聖初起廢帥太原過闕許見時樞府虛位安禮
銳意士亦屬望將至京師答諸公遠迎書自兩制而下皆摺
角一匾封語傲禮簡或於上前言其素行既對促赴新任快
快數月而死

曾布當軸唯自營於國事殊無可否季父出其門因以書切
責之其間有云如其事鄒浩能言之相公不言也布大沮竟
以此敗

先公在元祐背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儁
爲州學教授論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轍爲內應
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州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旣得
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諂交軾轍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

遷或以轍事語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指下石者

元祐初呂惠卿責建州蘇軾行詞有云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其時士論甚駭聞紹聖初蘇軾再責昌化軍林希行詞云赦爾萬死竄之遐陬雖軾辯足以感衆文足以飾非自絕君親又將誰愍或謂其已甚林曰聊報東門之役

錢適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艾子死德循卽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旣歸然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訓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

哀請對焚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

舒亶爲臨海尉弓手醉呼於庭舒笞之不受乃加大杖益厲聲願杖脊舒叱吏決脊又大呼爾不敢斬我舒卽起刃斷其頭被劾案上朝廷方求人材頗壯之令都省審察舒狀貌甚偉博學有口辯王荆公一見大喜薦對稱旨驟擢未幾至御史中丞彈擊不少恕宰相王珪自京尹執政曾攜官浴桶入東府舒文致以爲之罪後舒敗坐獄以用臺中官燭於私室計贓神考薄其罪因言亶盜此或對云舒亶不愛蠟燭王珪豈愛木桶乃抵罪除名勒停居鄉里甚貧聚徒教授資束脯以營伏臘凡十八年中間元祐政出帷箔務姑息置訴理所湔滌先朝嘗得罪者羣小競自辨不逞之人至於指斥熙

豐濫刑以迎合國政舒獨無一言辨雪坐此久廢紹聖復辟
稍還舒官又爲羣怨所沮庚辰龍飛始得軍壘會荆蠻作過
乃移南郡帥除待制未受而卒

慈聖光獻皇后常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
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是姓名者久之吳充爲上相瘰癧
生頸間百藥不瘥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曰此真
項安癰也蔣之奇旣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
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一日見蔣手捫其贅
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頴叔在後蔣卽大喜

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褰帷視尸則所陳尚方金器盡賜其
家不舉帷則收去宰相吳充元豐間薨於私第上幸焉夫人

李氏徒跣下堂叩頭曰吳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倉卒白事不及褰帷駕興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所直與二子特支俸頗相當因謂官物有定分不可妄得如此

京畿士人王庭鯉嘗與邊將作門客得軍功補軍將因詣闕論父祖文臣及身嘗應進士舉乞換文資當路頗有主之者得上達王默念自軍將累勞數十年方轉使臣改文資即可權注州縣差遣大喜洎告下乃得石州攝助教不理選限終身不釐務大凡爵祿豈可以計取哉

先公素貧元豐間久於右史奉親甘旨不足求外補神考知之將冊貴妃故事兩制奉冊執政讀冊乃躡用先公爲奉冊

官門下侍郎章惇爲讀冊官中貴馮宗道密謂公言上知公貧此盛禮也必有厚賜既事檢會無冊妃支賜例止賜酒食而已近歲帝子蕃衍宮闈每有慶事賜大臣包子銀絹各數千匹兩雖師垣尊寵冠廷臣然自辛巳乙酉己丑三次亦有不預賜者唯何執中以藩邸舊恩由承轄爲宰相首尾未嘗去位不問其他錫賚皇子帝姬六十七人包子無遺之者家貲高於諸公天性節儉未嘗妄費一錢爲三公奉養如平時余表伯父袁應中博學有時名以貌寢諸公莫敢薦紹聖間蔡元度引之乃得對袁薦肩短下陋又廣顙尖額面多黑子望之如灑墨聲嗷而吳音哲宗一見連稱大陋袁錯愕不得陳述而退搢紳目爲奉勅陋

朝士王迴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時不甚持重間爲狎邪輩所
誣播入樂府今六公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迴也元豐中蔡
持正舉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
頭謝罪

近制中外庫務刑獄官監司守令學官假日許見客及出謁
在京臺諫侍從官以上假日許受謁不許出謁謂之謁禁士
大夫以造請爲勤每遇休沐日齋刺自旦至暮遍走貴人門
下京局多私居遠近不一極日力只能至數十處往往計會
閤者納名刺上見客簿未敢必見也閤者得之或棄去或遺
忘上簿欲人相逢迎權要之門則求賂若稍不俯仰便能窘
人興國賈公袞自京師歸余問物價貴賤賈曰百物踴貴只

一味士大夫賤蓋指奔競者嘗聞蔡元長因閱門下見客簿
有一朝士每日皆第一名到如此累月元長異之召與語可
聽遂薦用至大官太醫學顏天選第三人及第欲謁元長未
得見乃隨職事官入道史院元長方對客將命者覺其非本
局官揖退之天選不肯出吏稍掖之天選抱柱而呼曰顏天
選見太師與吏相持憤忽墮地元長命引至前語之曰公少
年高科乃不自愛惜道史與國史同例奈何闌入此耶天選
整幘而出吏執送開封府鞫罪特旨除名送宿州編管自此
士風稍革

太學生每路有茶會輪日於講堂集茶無不畢至者因以詢
問鄉里消息

祖宗時進士殿試詩賦論三題用親札熙寧三年殿試用策
仍謄錄蓋糊名之法以示至公當防弊於微也近歲宰執子
弟多占科名章惇作相子持孫佃甲科許將任門下侍郎子
份甲科薛昂任尚書左丞子尚友甲科鄭居中作相子億年
甲科或疑糊名之法稍疎非也廷試策問朝廷近事遠方士
人未能知宰執子弟素熟議論所以輒中爾

蔡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於東宮元獻自
幼耿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闌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
登旣踐阼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
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
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

仕與宮祠其辭畧云蔡某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綿長如此者

政和壬辰榜唱名有饒州神童赴殿試中第纔十數歲又侏儒旣釋褐衛士抱之於幕上作傀儡戲中貴人大笑次日特奏名人唱第皆引近殿陛忭其所陳有自慙病者出尚藥珍劑賜之

饒州杜神童釋褐父攜之謝政府纔八九歲客次中士大夫皆孩之或戲云來學政事文字否答曰非也待告相公求一堂除差遣言者大慙

元豐間特奏名陞試有老生七十許歲於試卷內書云臣老矣不能爲文也伏願陛下萬歲萬歲旣聞上嘉其誠特給

初品官食俸終其身

禁中應奉者多避語忌大觀中主文柄者專務奉上於是程文有疑似之禁雖無明文犯必黜落舉子靡然成風如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皆以與災字同音並不用反者道之動易反爲復九變而賞罰可信易變爲更此類不一能文者執筆不敢下檢夫善逢迎往往在高第政和初言者論之降詔宣諭雖暗於大體者或以爲忠然愛君果在茲乎嘗侍先公聞說元豐時歲歉流民過國門閩人鄭俠監新城門圖其狀以諫旣不可上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適永樂失律上常西顧檄至無敢遏方秉燭啟封見圖畫饑民餓殍無數窮愁寒態不一罔測何事良久始知俠所上諫書也翌日降旨投

俠廣南不識忌諱又有如此者

姚祐元符初爲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金遺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金也大慙曰祐買著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先公嘗言昔在修撰經義局與諸子聚首介甫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吉甫曰日煜晝月煜夜燈煜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爲然杜甫詩雖屢經校正然有從來舛謬相襲者後人欽其名更不究義理如己公茅屋詩一聯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

二語是何情理搖對夢輕重不稱讀者未聞商榷亦好古之癖也余竊謂當作蔓青絲此類亦多未可徧舉

東坡自云嘗夢至帝所見侍女月娥仙爲作裙帶詩其詞曰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纚纚雲輕植立廣寒深殿風來環佩微聲

子瞻曾爲先公言書傳間出疊字皆作二小畫於其下樂府有瑟二調歌平時讀作瑟瑟後到海南見一黥卒白云元係教坊瑟二部頭方知當作瑟二非瑟瑟也子瞻好學彌老不衰類皆如此余嘗訪教坊瑟二事云每色以二人如笛二箏二總謂之色二不作瑟字不知果如何

姓氏之學近世不復講以名諱改者多失其旨錢鏐據吳越

改劉爲金姓譜自有金氏後世不知其源者金與劉通婚姻
本朝改殷爲商或湯改敬爲文或苟一姓分爲二後世可通
婚姻乎又不協舊音如文苟爲敬太覺疎脫蓋一時任其自
改所以失之近制改匡爲康天爲軒以聲音相近爲例且從
上令也政和間有營卒天安差隸陳彥以聞乃詔改之勘會
到天安父尚在未聞此姓所出豈異種乎氏族之學久廢小
人或妄改或相傳舛繆至於此亦不可不知也

施結大夫更鄱陽興國廬陵郡守性好蓄古今人押字押字
自唐以來方有之蓋亦署名之類但草書不甚謹故或謂之
草字韋陟署名五朵雲此押字所起也其後不復與名相類
而陰陽家又生吉凶之論施所蓄甚多如唐末藩鎮所署極

有奇怪者跋扈之徒事事放恣本朝前輩雖官尊尤謹小可
以此觀人度量施盡以刻石每移徙用數人負之而行其癖
如此光州馬大夫知彭州還鄉凡私居文書紙尾皆署使字
押號溱州牧孫偉嘗言見太師府揭示承令寺監官兩員以
上許見宰相紙尾署官字公相押號

吳處厚善屬辭知漢陽軍每謂鸚鵡洲沔鄂佳處欲賦詩未
就一日視事綱吏來告覆舟吳問所在吏曰在鸚鵡堰吳拊
案連唱大奇徐曰吾一年爲鸚鵡洲尋一對未得天庇汝也
因得末減王梅運勾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爲風流骸骨崇
寧癸未在金陵府集見官妓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語余
曰亦識生色髑髏否余欣然爲王得對

元豐間御史中丞舒亶以罪除名勒停及僦客舟東歸時有詔召僧慈本住慧林許馳驛輕薄者以中丞賃航船出京和尚乘遞馬赴闕爲對以見異事

大觀間翰苑進春帖子有一學士撰詞云神祇祖考安樂之草木鳥獸裕如也以鳥獸對祖考非所宜竟以是得罪

蔡持正自左揆責知安州嘗作安陸十詩吳處厚拈撫箋注蔡坐此貶新州其詩有云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處厚注云未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先公帥廣崇寧元年正月遊蒲澗因越俗也見遊人簪鳳尾花作口號中一聯云孤臣正泣龍鬚草遊于空簪鳳尾花蓋以被遇先朝自傷流落後監司互論乃指此句以爲罪其誣注云契勘正月十二

日哲宗皇帝已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鞫獄竟無他意讒
口可畏如此宣和初荊州掾見僧房有異花不知名僧云花
氣酷烈不可近掾因題詩云山花紅與綠日暮顏色足無名
我不識有毒君莫觸後有人譖掾於蘇漕指此詩曰湖南漕
憲俱衣緋餘皆衣綠無衣紫者蘇漕最老又獨無出身數發
摘官吏故掾託意山花實以嘲漕蘇大怒竟拈摭掾

王介甫居金陵謝敷詩云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
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蓋晉謝安故地也謝字安
石介甫名安石

蘇子瞻責黃州居州之東坡作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後人遂
目子瞻爲東坡其地今屬佛廟子瞻元祐中知杭州築大堤

西湖上呼爲蘇公堤屬吏刻石榜名世俗以富貴相高以堤
音低頗爲語忌未幾子瞻遷責時元祐時孟氏作后京師衣
飾畫作雙蟬目爲孟家蟬蟬有禪意久之后竟廢

元豐間詔僧慈本住慧林禪院召見賜茶以爲榮遇先公侍
上見宣諭慈本云京師繁盛細民逐末朕要卿來勸人作善
別無他語召詣禁中賜十字師號及御製僧惟白續燈錄叙
其後賜僧楷四字禪師號楷故不受以釣名推避之際頗不
恭朝廷正其罪投之遠方無他異術窮情露教遂不振又狂
逆不道伐豕誘畧多出浮屠中宣和初乃譯正其教改僧爲
德士復姓氏完髮膚正冠裳盡革其故俗云

都下市井輩謂不循理者爲乖角又謂作事無據者爲沒雕

當

入聲

喪儀間摺發以一竿揭之名乖角衛士順天幘頭有一

腳下垂者其儕呼爲雕當不知名義所起記之以俟識者

京師買妾每五千錢名一竿美者售錢三五十箇近歲貴人務以聲色爲得意妾價騰貴至五千緡不復論箇數旣成券父母親屬又誅求謂之徧手錢本朝貴人家選壻於科場年擇過省士人不問陰陽吉凶及其家世謂之榜下捉壻亦有緡錢謂之繫捉錢蓋與壻爲京索之費近歲富商庸俗與厚藏者嫁女亦於榜下捉壻厚捉錢以餌士人使之俯就一壻至千餘緡旣成婚其家亦索徧手錢往往計較裝橐要約束縛如訴牒如此用心何哉

萍洲可談卷一

萍洲可談卷二

廣州市舶司舊制帥臣漕使領提舉市舶事祖宗時謂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兩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市舶司崇寧初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官三方唯廣最盛官吏或侵漁則商人就易處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嘗併泉州船舶令就廣商人或不便之

廣州自小海至潯洲七百里潯洲有望舶巡檢司謂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過潯洲則滄溟矣商船去時至潯洲少需以訣然後解去謂之放洋還至潯洲則相慶賀寨兵有酒肉之饋并防護赴廣州既至泊船市舶亭下五洲巡檢司差兵監視謂之編欄凡舶至帥漕與市舶監官莅閱其貨而

征之謂之抽解以十分爲率眞珠龍腦凡細色抽一分瑋瑁
蘇木凡麤色抽三分抽外官市各有差然後商人得爲已物
象牙重及三十斤并乳香抽外盡官市蓋權貨也商人有象
牙稍大者必截爲三斤以下規免官市凡官市價微又準他
貨與之多折閱故商人病之舶至未經抽解敢私取物貨者
雖一毫皆沒其餘貨科罪有差故商人莫敢犯

廣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樓正對五洲其下謂之小海中流
方丈餘船舶取其水貯以過海則不壞逾此丈許取者并汲
井水皆不可貯久則生蟲不知此何理也船舶去以十一月
十二月就北風來以五月六月就南風船方正若一木斛非
風不能動其檣植定而帆側掛以一頭就檣柱如門扇帆席

謂之加突方言也海中不唯使順風開岸就岸風皆可使唯風逆則倒退爾謂之使三面風逆風尚可用矴石不行廣帥以五月祈風於豐隆神

甲令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以巨商爲綱首副綱首雜事市舶司給朱記許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財商人言船大人衆則敢往海外多盜賊且掠非詣其國者如詣占城或失路誤入真臘則盡沒其舶貨縛此人賣之云爾本不來此間外國雖無商稅而誅求謂之獻送不論貨物多寡一例責之故不利小船也船舶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海中不畏風濤唯懼靠閤謂之湊淺則不復可脫船忽

發漏既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補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或以十丈繩鈎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海中無雨凡有雨則近山矣商人言舶船遇無風時海水如鑑舟人捕魚用大鈎如臂縛一雞鷺爲餌使大魚吞之隨其行半日方困稍近之又半日方可取忽遇風則棄或取得大魚不可食剖腹求所吞小魚可食一腹不下數十枚枚數十斤海大魚每隨舶上下凡投物無不噉舟人病者忌死於舟中往往氣未絕便卷以重席投水中欲其遽沈用數瓦罐貯水縛席間纔投入羣魚并席吞去竟不少沈有鋸鯊長百十丈鼻骨如鋸遇舶船橫截斷之如拉朽爾舶行海中忽遠視枯木山積舟師疑此處

舊無山則蛟龍也乃斷髮取魚鱗骨同焚稍稍沒水中凡此皆危急多不得脫商人重番僧云度海危難禱之則見於空中無不獲濟至廣州飯僧設供謂之羅漢齋

北人過海外是歲不還者謂之住蕃諸國人至廣州是歲不歸者謂之住唐廣人舉債總一倍約船過迴償住蕃雖十年不歸息亦不增富者乘時畜繒帛陶貨加其直與求債者計息何啻倍蓰廣州官司受理有利債負亦市舶使專敕欲其流通也

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人貢用蕃官爲之巾袍履笏如華人蕃人有罪詣廣州鞠實送蕃坊行遣縛之木梯上以藤杖撻之自踵至

頂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蓋蕃人不衣禪袴喜地坐以杖
臀爲苦反不畏杖脊徒以上罪則廣州決斷蕃人衣裝與華
異飲食與華同或云其先波巡嘗事瞿曇氏受戒勿食猪肉
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又曰汝必欲食當自殺自食意
謂使其割己肉自啖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則不食若魚鼈
則不問生死皆食其手指皆帶寶石嵌以金錫視其貧富
謂之指環子交趾人尤重之一環直百金最上者號貓兒眼
睛乃玉石也光燄動灼正如活者究之無他異不知佩襲之
意如何有摩娑石者辟藥蟲毒以爲指環遇毒則吮之立愈
此固可以衛生

海南諸國各有酋長三佛齊最號大國有文書善算商人云

日月蝕亦能預知其時但華人不曉其書爾地多檀香乳香以爲華貨三佛齊舶賣乳香至中國所在市舶司以香係權貨抽分之外盡官市近歲三佛齊國亦權檀香令商就其國主售之直增數倍蕃民莫敢私鬻其政亦有術也是國正在海南西至大食尚遠華人詣大食至三佛齊修船轉易貨物遠賈輻湊故號最盛

廣中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慾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鬖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採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緣此或病死若不死卽可蓄久蓄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謂之崑崙奴

廣州雜俗婦人強男子弱婦人十八九戴烏絲髻衣皂半臂
謂之遊街背子

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在廣中見呼蕃婦爲菩薩蠻因識
之

廣州蕃坊見蕃人賭象碁並無車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沈
檀香數塊於碁局上兩兩相移亦自有節度勝敗予以戲事
未嘗問也

余在廣州嘗因犒設蕃人大集府中蕃長引一二佛齊人來
云善誦孔雀明王經余思佛書所謂真言者殊不可曉意其
傳訛喜得爲證因令誦之其人以兩手向背倚柱而呼聲正
如瓶中傾沸湯更無一聲似世傳孔雀真言者余曰其書已

經重譯宜其不同但流俗以此書薦亡者不知中國鬼神如何曉會

南海廟前有大樹生子如冬瓜熟時解之其房如芭蕉土人呼爲波羅蜜漬之可食

英州碧落洞生鍾乳牧羊者多往焉或云羊食鍾乳間水有全體如乳白者其肉大補羸謂之乳羊活時了不能識剗之然後見極難得或一歲得一二枚郡守卽獻廣帥監司

漢以神雀改元書傳不言其狀廣南人說神雀或紅或白一羣必備五色飛集極高樹自十丈以下皆不肯棲食露吸風網罟不能及余在曹溪寺屢見之忽來倏去嘲哢似雀噪色鮮明詢諸彼人自來未嘗有捕得者

海南諸國有倒掛雀尾羽備五色狀似鸚鵡形小如雀夜則倒懸其身畜之者食以蜜漬粟米甘蔗不耐寒至中州輒以寒死尋常誤食其糞亦死元符中始有攜至都城者一雀售錢五十萬東坡梅詞云倒掛綠毛么鳳蓋此鳥也

余在廣州購得白鸚鵡譯者盛稱其能言試聽之能蕃語耳嘲哢正似鳥聲可惜枉費教習一笑而還之

南方大龜長二三尺介厚而白造玳瑁器者用以補襯名曰龜筒方諺曰龜筒夾玳瑁鬼神不曉會初時民間無用不可售後緣官市價踊貴先公帥廣內侍省牒廣州市龜筒數百斤公不報僚吏以爲言公曰吾專行之勿累爾矣卒不與市民賴以不擾

廣右英州清遠峽小龍祠余嘗謁之數間屋當溪山奇絕處
龍乃五虵其色一如生金王也一如紅錦妃也一青一綠判
官也一黃走吏也又有小者如王色太子也蟠曲一漆合中
發視之或見或隱甚神異其狀比常虵細頸而長橫目廣顙
不畏人色皆鮮明勝於丹青祀之則出據香爐上火不能爇
或食所祀酒茗

閩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
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脯之給其族人爲鵝腊旣食然
後告之由是東南謗少息或云蛙變爲黃鵠廣南食蛇市中
鬻蛇羹東坡妾朝雲隨謫惠州嘗遣老兵買食之意謂海鮮
問其名乃蛇也哇之病數月竟死瓊管夷人食動物凡蠅蚋

草蟲蚯蚓盡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頃年在廣州蕃坊獻食多用糖蜜腦麝有魚雖甘旨而腥臭自若也唯煨笋苴一味可食先公使遼日供乳粥一碗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諭之使去油不聽因給令以他器貯油使自酌用之乃許自後遂得淡粥大率南食多鹽北食多酸四夷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唯苦不可食

廣州醫助教王士良元祐元年死三年而甦自言被追至冥府有衣淺絳衣如仙官者據殿引問士良嘗爲人行藥殺妻士良不服有吏唱言是熙寧四年始卽取籍閱良久云並無仙官拊案曰本是黃州誤做廣州令放士良還旣出又令引至廡下有揭示云明年廣南疫宜用此藥方士良讀之乃博

濟方中鈎藤散也本方治疫士良讀之乃竊詢左右此何所也或言太司真人治天下醫工時蔡元度守五羊聞之召士良審問令幕客作記及春疫癘大作以鈎藤散治之輒愈士良又云幼習醫至熙寧四年方用藥治病冥冥中已記錄可不慎哉

元祐間廣州蕃坊劉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劉死宗女無子其家爭分財產遣人搗登聞鼓院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須一代有官乃得取宗女

鄒浩志完以言事得罪貶新州媒孽者久猶不已元符二年冬有旨付廣東提刑鍾正甫就新州鞠問志完事不下司是時鍾挈家在廣州觀上元燈得旨卽行漕帥方宴集怪其不

至而已乘傳出關矣衆愕然鍾馳至新召志完拘之浴室適
泰陵遺詔至鍾號泣啓封志完居暗室不自意得全又聞使
者哭泣罔測其事意甚隕穫良久鍾遣介傳語止言爲國恤
不及獻茶且請歸宅志完亦泣而出其後東坡聞之戲云此
茶不煩見示

東坡元豐間知湖州言者以其誹謗時政必致死地御史臺
遣就任攝之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管押東坡方視事數吏
直入上廳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東坡錯愕而起卽步出
郡署門家人號泣出隨之弟轍適在郡相逐行及西門不得
與訣東坡但呼子由以妻子累爾郡人爲之泣涕下獄卽問
五代有無誓書鐵券蓋死囚則如此他罪止問三代東坡爲

一詩付獄吏他日寄子由其詩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
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
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獄吏憐之頗寬其苦楚獄成神考薄其罪止責散官安置黃
州元祐中復起爲兩制用事紹聖初貶惠州再竄儋耳元符
末放還與子過乘月自瓊州渡海而北風靜波平東坡叩舷
而歌過困不得寢甚苦之率爾曰大人賞此不已寧當再過
一巡東坡矍然就寢余在南海逢東坡北歸氣貌不衰笑語
滑稽無窮視面多土色靨耳不潤澤別去數月僅及陽羨而
卒東坡固有以處憂患但瘴霧之毒非所能堪爾

孫權破曹操於赤壁今沔鄂間皆有之黃州徙治黃岡俯大

江與武昌縣相對州治之西距江名赤鼻磯俗呼鼻爲弼後人往往以此爲赤壁武昌寒溪正孫氏故宮東坡詞有人道是周郎赤壁之句指赤鼻磯也坡非不知自有赤壁故言人道是者以明俗記爾

東坡在黃州手作菜羹號爲東坡羹自敘其制度好事者珍奇之

宮殿置鴟吻臣庶不敢用故作獸頭代之或云以禳火災今光州界人家屋皆獸頭黃州界惟官舍神廟用之私居不用云恐招回祿之禍相去百里風俗便不同

三月上已被禊其來亦遠寒食禁火主介子推河東之俗也江浙民間多競渡亦有龍舟率用五月五日主屈原湘楚之

俗也二者皆尚賢而未流則害教晉人寒食病老幼楚人競渡致鬪訟

忠潔侯者屈原也大觀間議開直河省洞庭迂險使者沈延嗣總其事辟屬官有勾當公事盧供奉過湖溺死或傳旁舟見鬼物出波間云吾血食此若由直河則將安仰余以忠潔侯當無此言儻以其興不可成之功徒殫民力則斃之亦三閭遺意也

余客沔鄂聞人說張乖崖初爲崇陽令至今血食父老猶能道其政事嘗逢村氓市菜一束出郭門問之則近郊農家乖崖笞之四十曰爾有地而市菜惰農也崇陽民間之相尚力田乖崖一日遣吏盡伐民間茶園諭令更種桑柘民失茶利

甚困然素畏服其政令不敢慢乖崖代去數年會朝廷更權
法園戶納茶租錢崇陽獨無茶園免輸邑去郡四百里不通
舟楫歲輸一夫負米至郡每斛率得六七斗富者租百斛甚
爲勞費乖崖使三司建言高原縣分苗米折納絹崇陽民遂
得輕齎而先植桑柘已成蠶絲之利甲於東南迄今尤盛

黃州董助教甚富大觀乙丑歲歉董爲飯以食饑者又爲糗
餌與小兒輩方羅列分俵饑人如牆而進不復可制董仆於
地頗被歐踐家人咸咎之董畧不介意翌日又爲具但設闌
楯以序進退或時紛然迄百餘日無倦也黃岡村氓間邱十
五多積穀每幸凶歲卽騰價細民苦之老年病且亟不復飲
食但餐羊屎家人憐之以米餌作羊屎給之入手便投去唯

食真者此氓媚佛多施廬山僧供積亦內懼禍至冀事佛少
逭責此尤不可也黃岡民丁生微稍稍有生事性桀黠遂致
富創買田宅治井得片石膚脈成字如其姓名丁卽模刻令
士人作碑記實未幾病死家旋破余售之今萍洲是也田廬
似是前定當有以受之不爾未見能享者

黃魯直再謫黔中泊舟武昌初和甫追餞之相與處舟中岸
巾危坐魯直側席意甚恭猶子無咎與黃士潘觀來不知其
爲初和甫忽畧之潘黃正論本草反覆良久魯直曰吾姪前
識初和甫否二人縮舌汗背

漢威令行於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爲漢唐威令行於東南故
蠻夷呼中國爲唐崇寧間臣僚上言邊俗指中國爲唐漢形

於文書乞並改爲宋謂如用唐裝潢法之類詔從之余竊謂未宜不若改作華字八荒之內莫不臣妾特有中外之異爾遼人嗜學中國先朝建天章龍圖閣以藏祖宗制作置待制學士以寵儒官遼亦立乾文閣置待制學士以命其臣典章文物倣倣甚多政和王辰朝廷得元主肆赦是冬遼亦稱得孔子履敕管內

先公言使北時見北使耶律家車馬來迓羶車中有婦人面塗深黃紅眉黑吻謂之佛妝

北地產鹿有倍大於中國者鹿角近根實處刻以爲環肉好相半內虛可貯物謂之鹿頂合

京師置都亭驛待遼人都亭西驛待夏人同文館待高麗懷

遠驛待南蠻元豐待高麗人最厚沿路亭傳皆名高麗亭高麗人泛海而至明州則由二浙遡汴至都下謂之南路或至密州則由京東陸行至京師謂之東路二路亭傳一新常由南路未有由東路者高麗人便於舟楫多齎輜重故爾

高句驪古箕子之國雖夷人能文先公守潤得其使先狀云遠離桑域近次蔗封蓋取食蔗漸入佳境之義崇寧中遣使賀天寧節表有良月就盈之句蓋謂十月十日其屬辭如此高麗人嘗在常州買民間養鵠放之鵠識家飛去常人唯恐不售使還又託生辰買鵠放生人家爭出鵠既售卽籠入舟中去更數日方生辰遂載行反以爲得計

九江之下貴池口屬池州九江之上富池口屬興國軍富池

口有吳將甘寧廟案吳志甘寧死於當口或疑其富池口也
又恐自有當口寧傳云爲西陵太守以陽新下雉爲奉邑今
永興縣有陽新里下雉村蓋寧故國廟碑刻甚多並無說此
者

東海神廟在萊州府東門外十五里下瞰海咫尺東望芙蓉
島水約四十里島之西水色白東則色碧與天接島上有神
廟一茅屋漁者至彼則還屋中有米數斛凡漁人阻風則宿
島上取米以爲糧得歸便載米償之不敢欺一粒稍北與北
蕃界相望漁人云天晴時夜見北人舉火度之亦不甚遠一
在蓬萊閣西後枕溟海

先公守東萊派買上供綿十萬兩諸邑請重禁私市公曰如

是將擾而不能辦問市價幾錢曰每兩百錢公命增二十委
掖令田望莅之如私市貯錢邑門不問多少隨手交易十餘
日四鄉趨利而來遂足所售數或謂價外增直恐虧有司公
曰朝廷平價和市之意正如此

崇寧初行當十大錢秤重三小錢後以幣輕物重令東南改
爲當五錢於東北私鑄盜販不可禁乃一切改爲當三輕重
適平然後定是時內帑藏錢無算折閱萬億計京師一旦自
凌晨數騎走出東華門傳呼里巷當十改爲當三頃刻遍知
故凡富人無所措手開封府得旨民間質庫限五日作當十
贖質細民奔趨走利質者不堪命稍或擁遏有司卽以重刑
加之有巨豪善計者至官限滿自展五日依舊作當十贖質

大榜其門朝廷聞而錄賞之余族父炳居湖州儀鳳橋西常貯數百緡錢以射利會當十法變子弟先得消息請速以錢易他貨族父笑而不答良久云錢遂不可用耶子弟曰然族父曰我不用他人亦不可用又何爲旣失此後稍不給終不少悔

州郡承唐衰藩鎮之弊頗或僭擬衙皂有子城使軍中使教練使等號近制始革去先公知濶州值衙校轉資用黃紙寫牒公大驚吏白舊例其間盡準敕條通判州事慎宗傑以爲無害公曰豈有庶官而敢押黃紙耶自後改用白紙故事中書門下侍郎宰相押黃後省官皆押紙背慎在常調未嘗如此

陽翟田望勤於竿牘亦善其事日發數十函不倦由此自出
官移令改秩出常調皆自致也一書用好紙數十幅近年紙
價高田俸入盡索於此親朋間目之爲紙進納蓋納粟得官
號進納故以名之

近年拳石之貴其直不可數計太平人郭祥正舊蓄一石廣
尺餘宛然生九峯下有如巖谷者東坡目爲壺中九華因此
價重聞今已在御前東坡集中載怪石云謫居黃時所得余
寓居其地屋後有山名破湖山乃此石所出處也每年潦水
退細民往求之五色瑩徹中有纏絲者可琢爲環珥玩飾常
苦其細置斛中漬水養菖蒲不適他用

劉鋹好治宮室欲購怪石乃令國中以石贖罪富人犯法者

航海於二浙買石輸之今城西故苑藥洲有九石皆高數丈號九曜石

端州石在深谷中細而潤初爲官封之已難得後興慶建軍以王地禁採石不復可得石上有鸚鵡眼宛若生者暈多而青綠爲貴磨礱終不可去俗傳透石涎也端硯藏久無不皴者以石潤久亦乾故不平如涇水乾則不平

造筆用兔毫最佳好事者用栗鼠鬚或猩猩毛以爲奇然不若兔毫便於書也廣南無兔用雞毛雖毛匾不可書代匱而已近世筆工宜州諸葛氏常州許氏皆世其家安陸成安道弋陽李展之徒尚多馳名於時宣人善治管竹瑩潔可愛亦有以葦爲管者貴其輕高麗使過常州市筆諸許待其解舟

卽急售之半無毛頭以爲得計

葉濤好弈碁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弈者多廢事不論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碁枰爲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自崇寧復榷茶法制日嚴私販者因以抵罪而商賈官券請納有限道路有程纖悉不如令則被繫斷罪或沒貨出告緡愚者往往不免其儕乃目茶籠爲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江西瑞州府黃蘗茶號絕品士大夫頗以相餉所產甚微寺僧園戶競取他山茶冒其名以眩好事者黃魯直家正在雙井其自言如此

陳州芍藥花殊勝近歲進花自陳三百里一日一夜馳至都

下其法初翦花時用蜜漬蒲黃蘸其瘡微曝之俟花嬌乃入
筍中取時刈去所封蒲黃布溼地上一兩時頃綳繩以花倒
懸之真如新採者

撫州蓮花紗都人以爲暑衣甚珍重蓮花寺尼凡四院造此
紗撚織之妙外人不可傳一歲每院纔織近百端市供尚局
并數當路計之已不足用寺外人家織者甚多往往取以充
數都人買者亦自能別寺外紗其價減寺內紗什二三

兩川冶金沿溪取沙以木槃陶得之甚微且費力登萊金坑
戶止用大木鋸剖之留刃痕投沙其上泛以水沙去金著鋸
紋中甚易得元祐中萊州城東劉姓塋地金苗生官莅取焉
乃發墓凡磚瓦間皆金色也劉葬纔十數年不知氣脈蒸陶

如此之速累月取盡地爲深穴得金萬億計自官抽官市匠更窺竊外劉所得十二三焉京東諸郡之錢盡券與劉氏劉氏乃一村氓不分菽麥者得錢無所用往來諸郡恍忽醉飽歲餘亦死錢竟沒官劉世遂絕

崇寧間鄧州南陽縣村民發古塚縣尉王儼莅掩之王爲余言其詳云竈中有二瓦棺已碎其左者購得一銅印方寸許篆文甚古識之者云溫不禁印時方競訪古器卽爲中貴人取去未知溫何代人也仲父久中尚奇每倣古物立怪名以給流俗廬於先塋下山多巖谷乃披荆棘求其壯觀者刻取前人題署姓名年號皆詭異旣不可據真兒戲爾前人所居與其器用後世所以愛慕之者思其人焉其人無可思而寶

其物與地者蔽也夫冥器兒戲又烏足以爲君子之雅好也歟

中官宋用臣熙寧間備任使以敏練稱上意性極精巧元祐時責官舒州州將作樂鼓甚巨飾以金彩旣成其旁一環腳斷欲剖之惜工費宋乃獻計爲環其下作鎖鬚狀以鐵固鼓腹之竈使甚隘卽釘環入竈中旣入鎖鬚張遂不復脫事多似此

東南謂烏啼爲凶鵲噪爲吉故或呼爲喜鵲頃在山東見人聞鵲噪則唾之烏啼却以爲喜不知風俗所見如何

姚祐自言嘗任澤州邑尉郡當太行之喉官吏有未嘗到處郡將以虎患遣尉祠之乃在山巔姚往宿山下見居民環屋

埋巨木云以拒虎稍晚虎出數十爲羣首尾相銜睥睨廬舍人畜俱股栗旦起登山姚披練推挽而上至絕頂得板屋有石刻姚致祭摹墨本以歸

溱州有虎穴凡十里許修谷茂叢斑斕旁午南北路口行者相集而度否則遇害荊州孫偉奇甫刺溱親爲予道其詳夫市朝固有此地人或忽之致禍可不慎哉

徽宗大觀間京東路民家有牛生麒麟村人不識以爲怪擊殺之有司旣聞驗問眞瑞物也乃上奏因圖其形下諸路俾民間預識其狀或有生者卽重賞購之

元祐間有攜海魚至京師者謂之海哥都人競觀其人以檻寘魚得金錢則呼魚應聲而出日獲無算貴人家傳召不少

暇一日至州北李駙馬園放入池中呼之不復出設網罟百計竟失之李園池沼雄勝或云三殿幸其第愛賞以爲披香太液所不及海哥蓋海豹也有斑文如豹而無尾凡四足前二足如手後二足與尾相紐如一登萊傍海甚多其皮染綠可作鞍韉當時都下以爲珍怪蠢然一物了無他能貴人千金求一視唯恐後豈適丁其時乎

沈邁知杭州號神明之政吏不能欺嘗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人無敢取蛙蚓者

九宮山有金星銀星鰓不居水中鑿山者於堅土內得之懸暴乾久不壞其背金銀星宛如一具秤斤兩稀密無纖毫差秤星十五斤鰓背星二十斤枚枚如此土人收以治風氣病

火

孫叔敖殺枳蛇蓋兩首蛇也江南山中蛇兩端皆有頭口目全其行相牽挽腹紅背黑長大率如箸相傳是老蚓兩口無舌不見其開張正一大蚓爾恐叔敖所見不如此或云枳蛇一頸兩首故怪

萍洲可談卷二

萍洲可談卷三

先公在講筵聞神考言熊本表章用印端謹朱色鮮明前後無小異由此受知遂擢用至兩制近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却回但爲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或無壽星畫者但用他畫軸紅繡囊緘之必謂退回王忽令盡啟封掛畫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良久引客熟香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用神鬼唯一兵官所獻乃崔白畫二猫旣至前慚懼失措或云時有囊緘墓銘者吏不敢展此尤失獻芹之意小節不可不戒古人不欺幽隱正謂此類

滕宗閔知楚州有監司過境本州送酒食書有臣名卽上聞

既鞠獄乃書吏誤用賀月旦表無他意滕坐送吏部監當蓋知州細銜字多書欲謹吏每患難寫乘暇用紙寫前後銜謂之空頭表牋用之固已不度向宗傳爲興國軍判官託士人作與漕使小簡用金口清光俞允等字漕使舉行取勘宛轉自解僅免士人於書尺多不識體要往往誤人宜謹用自不能識者不若不發書

熙寧中有常州太守召赴闕其人頗熟時事將有陳述所主

亦大臣中有力者

或云介甫

當無不稱上意既陞見上首問錫山

去郡幾遠既非素備了不能對蓋常州無錫縣錫山俗呼惠山不閱圖經故不知也上因顧近臣曰作守臣而不知境內山川其爲政可料卽罷去竟不曾開陳一言

楊傑次公留心釋教嘗上殿神考頗問佛法大概楊並不詳
答云佛法實亦助吾教既歸人咸咎之或責以聖主難遇次
公平生所學如此乃唯唯何耶楊曰朝廷端慎明辯吾懼度
作導師不敢妄對

青州王大夫嘗守舒丹二州爲詩極鄙俚每投獻當路得之
者留以爲笑具季父爲青掾王亦與一軸詩他日季父見其
子乃謝之其子曰大人九伯亂道玷瀆高明蓋俗謂神氣不
足者爲九伯豈以一千則足數耶余中表任朝議大夫以八
表赦恩轉中奉大夫其子對賀客則曰大人轉此一官方始
濟事將來有遺表恩澤此二事非爲善謔所以開悟爲人子
者

司馬溫公閒居西京一日令老兵賣所乘馬囑云此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竊笑其拙不知其用心也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則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曰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執銳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世傳杜祁公罷相歸鄉里不事冠帶一日在河南府客次道帽深衣坐席末會府尹出衙皂不識其故相有本路運勾至年少貴遊子弟怪祁公不起揖厲聲問足下前任甚處祁公

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客次與坐席間固不能遍識常宜自處卑下最不可妄談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名及所短者或其親知必貽怒招禍俗謂口快乃是大病王荆公退居金陵結茅鍾山下策杖入村落有老氓張姓最稔熟公每步至其門卽呼張公張應聲呼相公一日公忽大哈曰我作宰相許時止與汝一字不同耳

駙馬都尉李端愿居戚里最號恭慎旣失明猶戒勵子弟故終身無過時京師競傳州西二郎廟出聖水治病輒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舍有病稚家人竊往請水李聞大怒卽杖其子且云使爾子果死二郎豈肯受枉法贓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張昇杲卿自樞府乞骸除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致仕幅巾還第出居陽翟時時來洛中遊嵩少頗接方外人絕口不掛時事有道人者善談虛無杲卿雅愛之一日偕遊少室山中左右從者十餘人至大松樹下杲卿坐石上道人探懷出小囊茗屑汲澗泉折枯松煮之杲卿一盃道人卽以餘瀝分飲從者旣渴人競啜少許已而皆僵仆蓋茗中寘毒藥故以困人唯道人與杲卿飲者無害爾道人乃前白曰欲告侍中求隨行金銀器往鄉市藥卽斂入布囊中杲卿四顧左右皆被毒莫能興因大笑遣之攜去至困者醒藥力漸消始能行僅至山下投宿民家翼日歸乃戒子弟慎交遊

先公在紹聖初識孟在蓋皇后父也時泰陵未有嗣常因景

陵宮行香諸人聚首孟在忽太息或詢其故孟曰中宮薨月
滿望一皇嗣乃誕公主先公歸語所親曰孟在非長守富貴
者也果如言后竟廢

沈起待制諸子有見荆公者頗喜之許以薦擢一日沈盛飾
出遊過相府公聞其在門呼入與共匕箸先令褫帶沈辭不
得已公以手褰沈所衣真珠繡直繫連稱好好自後不得復
見坐此沈廢政和中臺章言一朝士有涇活居士之目謂飲
不擇酒內不擇人此數事平時人所易犯一被指斥則莫脫
故舉以爲少俊之戒

張昇杲卿微時與程戡俱下第橐盡步出南薰門至朱仙鎮
是日立春就肆買食共採懷得數十錢僅能買湯餅無錢致

肉也相與摘槐茁薦食而去後俱在政府遇立春日程邀杲卿開宴水陸畢陳艷妾環侍程有驕色杲卿從容話舊及朱仙槐角事程愧其左右面頰舌咋終無歡而罷杲卿歸語其內曰程三其黜乎器盈於此矣未幾果罷執政

先公以慶歷戊子八月十日生十八歲請解於廣文館嘗至汴河上聞謦者張聽聲知禍福公叩焉纔謦欬張卽曰吾故人也二十年不相遇公竊笑其誕再詢知鄉里便曰豈朱秘丞郎君乎公愕然張曰慶歷八年重陽日蒙秘丞置酒次日詣謝聞公誕彌月又得預慶宴秘丞令視公彼時愛此聲每不忘屈指曰十七年矣因道公此舉未及第後六年當魁天下皆如其言至今汴河岸常有張聽聲蓋襲其名也

余幼時隨母氏在常州時見錢秀才開圖書知人三世姓男子知婦姓女子知夫姓無不驗吾家之姊長適吳氏次適沈氏錢閱書皆言夫姓吳當時怪其差繆後數年沈姊離婚歸宗嫁吳寬夫不知圖書何爲而億中乃爾生齒浩繁豈此數帙文字所能該括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老筮易以丹青寓吉凶在十二辰則畫鼠爲子畫馬爲午各從其屬畫牛作二尾則爲失畫犬作二口爲哭畫十有一口則爲吉其類不一謂之卦影亦有繇詞以相發明其書曰軌革費老筮之無不驗其後轉相祖述不知消息盈虛者往往冒行此術蓋中否未可知也求筮者得幅紙畫人物莫測吉凶待其相符然後以爲妙卜以決疑而

轉生疑非先王命卜之意也其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朝士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紺緣纈朋從目爲活卦影又開封李昂作卦影自云能識倚伏每筮得象則說諭人亦有理趣余目擊一事曾有一卒持百錢來筮昂探著布卦卽畫人裏巾半衣白半衣綠以杖荷二婦人頭昂曰卜者士人半衣白似無官半衣綠似有官半綠似無出身半白又似有出身荷二婦人頭兩頭陰以爲貴人之首云後詢知卜者何大正也何以布衣上書言元祐皇后稱旨得官後又言元符皇后忤旨失官卜時方被罪昂術精妙余每求筮或中或否不能盡如此或言曰者占筮繫其窮通所謂術果如何哉

文潞公在貝州時有黃璣者爲公筮用一幅大綾寫九十二歲善終六字藏於家考公自二十八歲作兩制知成都四十二歲平貝州賊作宰相凡五十餘年平日未嘗降官雖贖銅罰俸亦無元祐初平章軍國重事久之以太師河東節度使侍中居西京紹聖元年公九十二歲坐異意降太子少保河南府差通判來取節鉞月餘終

何執中第五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否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絕因云公凡遇五卽有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卽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湖州戚山嘉祐末夢人書玉旁頁字示之云御名此汝及第

時戚多與親舊道之治平登極而御名不如所夢戚謂無驗
不數年神考龍飛正協其字鄉人素聞其詳尤以爲神是舉
不預薦方歎惋忽有旨展年免解湖州惟戚山一名預免來
年遂過省登第

常州李充元豐間在太學夢裸身見舒亶時舒主學李意裸
身有脫白之兆甚喜後太學賄獄起事連諸生李亦繫御史
臺舒爲中丞夜閱囚李正裸身對之因悟前夢

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潤州丹陽王家兒訪之果然妻子尚
在來見之相語如昔至八九歲漸熟世境旋忘前事雍邱李

三禮生女小師數歲則曰我是黃州黃陂典吏

刊本作史

雷澤男

亨甫年十七歲病瘡卒雍邱牛商多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

他日雷澤往視小師一見便呼爲父政和八年小師來黃陂抱其舊母號泣又數與邑人說其平昔皆驗

王震子發平時人相之云五十歲水厄紹聖二年責知袁州五十歲矣畏水厄乃陸行至蘄水疽發項上不可救遂卒豈所謂水厄者厄於蘄水耶

湖州安吉朱齋郎昔遊池州齊山張道人與之一幅白紙令尋青眉子云刺墨爲眉多作丐者朱他日在鄉間見羣丐中有刺青眉者因叩之青眉初詬罵洎朱轉與張所寄紙卽笑曰張老無恙乎先是涎唾被面一窮殍耳旣笑天真粲然塵不可掩宛若貴人良久謂朱曰汝無仙骨又家富黃白術不足以相累有小技可以安樂終天年卽授之而去朱自爾大

能飲噉凡四十年無老態崇寧乙酉朱病拏舟入吳興將見劉燾會劉往西安不能俟亟呼季父翼中傳其術語竟引舟歸季父素病由是康健不知所謂術者何如也

撫州饒珙未第時遇浮屠子語之曰公他日名位全如今泗州崔判官饒未之信後四十年以朝請郎通判潤州正先公作守時也到官歲餘因治廳事得通判題名石刻見崔判官姓名注云司封員外郎某年月日到罷饒欣然記前言乃求得老吏詢崔罷去後事乃云得替至揚州不諱饒心動卽上致仕狀先公聞之力勸止然卒不免

熙寧初凌運勾權知桂陽監坐失人死罪廢黜初桂陽一僧攜二徒遊廬山數歲獨其徒歸頗有金帛日從博飲僧之姊

訟於官執其徒鞠問具得僧度牒衣鉢其徒云未至桂陽三十里江岸大石同憩其旁石忽開有老人召僧入石復合至暮候之不出遂歸獄中大笑其誕峻治竟伏辜二徒皆坐斬數月僧至桂陽徒家訴冤官吏由是抵罪問僧果入石壁中見老人語良久從地戶出乃在鼎州桃源僧乞食緩行還鄉事有如此者至今桂陽監現有案牘

古傳劒俠甚著近世寂不聞先令人嘗言常州張大卿一事疑其劒俠也云張買得婢年三十餘雖不艷麗風骨語論非凡物也自挈一柳箱緘固每戒人勿發尋常十數日則失之夜半後復從天窗中來張心異之不敢詰歲餘生一女子張意綢繆俟其去乃發箱視之中藏一短劒及皂半臂無他物

纔歸已覺大怒曰柰何不聽吾言取半臂披之揮劍斷其女頭倏然飛去張急挽已失所在至今張氏祀於家祠柳箱存焉

古傳紫姑神近世尤甚宣和初禁之乃絕嘗觀其下神用兩手扶一筭箕頭插一箸畫灰盤作字加筆於箸上則能寫紙與人應答自稱蓬萊大仙多女子也有名字伯仲作文可觀著基則人無能敵者余寓南海有一假儒衣冠者能迎致其神在書室中和余詩云古書讀盡到今書不獨才餘力有餘自是丹山眞鳳子太平呈瑞只須臾其人自不能文疑有神助然不識字人致之則不能書但以箸宛轉畫灰盤爾此何理也

江南俗事神其巫不一有號香神者祠星辰不用輦有號司徒神者仙帝神者用牲皆以酒爲酌名稱甚多嘗於神堂中見仙帝神名位有柴帝郭帝石帝劉帝之號蓋五代周晉漢也不知何故祀之祀詞並無義理又以傀儡戲樂神用禳官事呼爲弄戲遇有繫者則許戲幾棚至賽時張樂弄傀儡初用楮錢焚香啟禱猶如祠神至弄戲則穢談羣笑無所不至鄉人聚觀飲酒醉又毆擊往往因此又致訟繫許賽無已時張昇侍中初監權務相傳廳事有鬼物官吏不敢宿直舍張至獨寢廳上夜半後有物捫其足如冰冷須臾自足而上循至頂復下如此再四張閉目引手持之乃一毛臂甚巨不敢視其狀但堅持之聞雞唱忽作人語初甚厲已而漸遜且言

公官至侍中語泄天機自有陰禍幸舍我張皆不恤漸覺手中消鑠至曉都盡怪遂絕張每戒人云夜中但不開目便不怖畏仲姊之夫先爲張壻親爲余言不妄

熙寧癸丑先公登第天子擢居第一爲權臣所軋故居第二大父頗不平湖州道場山有老僧爲大父言此非人事道場山在州南離方文筆山也低於他州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丐緣卽山背建浮屠望之如卓一筆旣成語人曰三十年出狀元大觀賈安宅政和莫儔相繼爲廷試魁此吾家事非誕也

瓊管四郡在海島上士人未嘗有登第者東坡責儋耳與瓊人姜唐佐遊喜其好學與一聯詩云滄海何嘗斷地脈白袍

端合破天荒東坡語姜云俟他日有驗續成篇崇寧興學不
冒海隅四郡士人亦向進雖墾闢已久恐鹵瘠終無嘉穀爾
常州諸胡余外氏自武平使樞密宗愈繼執政宗回宗師宗
炎奕修皆兩制宗質四子同時作監司家貲又高東南號富
貴胡家相傳祖塋三女山尤美甚利子壻余母氏乃尊行如
渭陽諸壻錢昂黃輔國李詩柳廷俊張巨陳舉蔣存誠皆爲
顯官餘無不出常調呂吉甫太尉自言其家不利女壻不唯
碌碌無用如長倩余中成婚二十餘年元祐初觀望朝廷上
疏乞誅呂吉甫謝天下後竟離婚亦云祖塋三女山風水相
刑也余表姪李熙皐狂生登第吉甫以孫女妻之自延安帥
遣人納吉禮貌甚盛熙皐在京師忽詣開封府投牒願離婚

蔡元長尹京驚問所以並無違律及不爭財物熙嘏戲但言平生不喜與福建子交涉元長怒叱出卒成婚其時人謂呂家風水已應中州人每爲閩人所窘目爲福建子畏而憎之之辭吉甫元長皆閩人故熙嘏戲之耳

大父居湖州城西繞宅爲園植果有一李樹實佳家有姑自幼時愛食因占護每李熟他人莫敢採家人號爲大姑李傳其種於外後數十年諸父貧不能有祖構而姑所嫁丁維爲中大夫典郡且富遂售其地建宅大姑尚無恙竟得舊李王荆公妻越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公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牀吳假用未還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公一旦跣而登牀偃仰良久吳望見卽命送還

荆公吳夫人有潔疾其意不獨恐污已亦恐污人長女之出
省之於江寧夫人欣然裂綺縠製衣將贈其甥皆珍異也忽
有猫臥衣笥中夫人卽叱婢揭衣置浴室下終不肯與人竟
腐敗無敢取者余大父至貧掛冠月俸折支得壓酒囊諸子
幼時用爲脛衣先公痛念茲事旣顯盡以月俸頒昆弟宗族
終身不自吝一錢諸父仰祿以活不治生事晚年遷謫族人
失俸大有狼狽者五叔父遂不聊生余竊謂使荆公與大父
易地吳夫人安得此疾

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夜復歸就乳
多舛其母俗呼爲旱魃亦分男女女魃竊其家物以出見魃
竊外物以歸初虞世和甫名士善醫公卿爭邀致而性不可

馴狎往往尤急於權貴每貴人求治病則重誅求之至於不可堪所得賂旋以施貧者最愛山谷黃廷堅嘗言山谷孝於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楮奇玩必歸山谷山谷嘗語朝士初和甫於余正是一兒旱魃時坐中有素厭苦和甫者率爾對曰到吾家便是女旱魃

崇寧鑄九鼎帝館居中八鼎各鎮一隅是時行當十錢蘇州無賴子弟冒法盜鑄會浙中大水伶人對御作俳今歲東南大水乞遣彫鼎往鎮蘇州或作鼎神附奏云不願前去恐一例鑄作當十錢朝廷因治章綬之獄

伶人丁先現者在教坊數十年每對御作俳頗議正時事嘗在朝門與士大夫語曰先現衰老無補朝廷也聞者哂之

王德用爲使相黑色俗號黑相嘗與北使伴射使已中的黑相取箭鐔頭一發破前矢俗號劈筈箭姚麟亦善射爲殿帥十年伴射常蒙獎賜崇寧初王恩以遭遇處位殿帥不習弓矢歲歲以伴射爲窘伶人對御作俳先一人持一矢入曰黑相劈筈箭售錢三百萬又一人持大矢入曰老姚射不輸箭售錢三百萬後二人挽箭一車入曰車箭都賣一錢或問是何人家箭價賤如此答曰王恩不及垛箭

楊鼎臣大夫嘗爲余言紹聖間在成都見提舉茶馬官以課羨賜五品衣魚府中開宴俳優口號有茶牙人賜緋之句當時頗怒其妄發亦答之小人有冷眼最不可欺元符末廣帥柯述除直龍圖閣移知福州訓詞有云延閣以待該博之

士儻踐歷中外厥有成績者亦以命之柯無文采頗不堪此亦字

熙寧間王介甫行新法欲用人材或以選人爲監司趙濟劉誼皆雒州防禦推官提舉常平等事薦所部官改官而舉將自未改官蓋用才不限資格又不欲便授品秩且惜名器也其時多引人上殿伶人對上作俳跨驢直登軒陛左右止之其人曰將謂有脚者盡上得薦者少沮

文及甫潞公子也二十八歲以直龍圖閣知陝州士論少之郡僚戲云本州公筵客將司奉台旨喫炒剝當時傳以爲笑錢適田家子高科膺仕性甚魯每遇失汗則負重走齋中汗出乃蘇旣爲禁從猶如此或取十餘千錢就帳內荷之以作

力諸方不載此法但人生惡安逸喜勞動惜乎非中庸也輕薄子以爲此出汗方編入御藥院可一笑故記之

元祐間有大臣不欲書名氏父嘗貶死朱崖寓柩不歸旣貴自過海迎取已更數十年無識之者於僧房中隨挈一具歸與其母合葬後競傳誤取僧骨來紹聖初言者欲萋斐以無驗不敢舉

杭州繁華部使者多在州置司各有公帑州倅二員都廳公事分委諸曹倅號無事日陪使府外臺宴飲東坡倅杭不勝杯酌諸公欽其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後袁轂倅杭適與郡將不協諸人緣此亦相踈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蘇州李章以口舌爲生計介甫集有李章下第詩亦才子也
常游湖州人皆厭其乞索曾詣富人曹監簿家曹方剖嘉魚
聞其來遽匿魚出對之章已入耳目既坐曹與論文不及他
事冀其速去談及介甫字說章因言世俗訛謬用字如本鄉
蘇州篆文魚在禾右隸書魚在禾左不知何等小子移過此
魚曹拊掌共匕箸

昔有郭巨公進建第落成日設諸匠列坐於子弟右或以爲
不可巨公指諸匠曰此造屋者又指其子弟曰此賣屋者固
自有序識者以爲名言可爲破家子戒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客不與直爭一錢至
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資取奇貨嘗買別墅與售者反

覆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士大夫競傳其語

錢塘郎忠厚遊當塗諸公間頗稔熟好敘親舊見勢位無不納拜者至人失勢則相踈時人目之爲富貴親情

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曰官滿分以裝我胥僞諾之旣代去卒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悒悒渡揚于江竟卒於維揚胥得全賄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幃而入卽誕子甚慧長喜書胥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家至京師爲桂玉費其子調官南下已匱乏至維揚病亡胥無所歸貧索無聊悔悟而卒

趙廷臣故渝州洞蠻與諸酋約降朝廷至洞趙乃率諸酋殺

之揚言衆叛掩以爲已功又盡得其財物故廷臣世貴高筮仕被擢用生子諗少年及第幾爲殿魁未三十歲陞朝爲國子博士忽以狂逆伏法廷臣自河東提刑配瓊州母妻妹分配嶺外家貲沒官識者謂諗等乃諸洞酋後身

沈括存中入翰苑出諫垣爲聞人晚娶張氏悍虐存中不能制時被箠罵捽鬚墮地兒女號泣而拾之鬚上有血肉者又相與號慟張終不恕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張出也存中長子博毅前妻兒張逐出之存中時往賙給張知輒怒因誣長子凶逆暗昧事存中責安置秀州張時時步入府中訴其夫子家人輩徒跣從勸於道先公聞之頗憐仲姊乃奪之歸宗存中投閑十餘年紹聖初復官領宮祠張忽病死人皆爲存中

賀而存中恍惚不安船過揚子江遂欲投水左右挽持之得無患未幾不祿或疑平日爲張所苦又在患難方幸相脫乃爾何耶余以爲此婦妬暴非碌碌者雖死魂魄猶有憑藉

胡宗甫妻張氏極妬元豐中官京局母氏常過其家有小婢雲英行酒與主人相顧而笑張見而嫌之婢亦覺是夕自縊於廁家人驚告張飲嚼自如母氏不遑處乃歸明年張之愛女病作婢語責張曰我由爾死尚未足道旣聞之飲食笑樂安忍耶必令主死爾諸子繼之使爾孑然無聊以償我昔痛未幾宗甫捐館張遽出京還常州三子盡亡姑婦四人孀居張晚年病發宛轉哀鳴求諸婢餽飼扶掖或責以前事則流涕無語如是十餘年乃卒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學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
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負
債及富貴而債主至還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柰債主
不相放何耶未幾疽發於腦卒

倡婦州郡隸獄官以伴女囚近世擇姿容習歌舞迎送使客
侍宴好謂之弟子其魁謂之行首

書傳載彌子瑕閔籍孺以色媚世至今京師與郡邑無賴男
子用以圖衣食舊未嘗正名禁止致和間始立法告捕男子
爲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

萍洲可談卷三終

萍洲可談校勘記

朱或可談百川學海止五十五條蓋當時刪節之本說郭續祕笈卽依左本翻刻故條目竝同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重編三卷多至數倍然以三本校之互有得失今并存以俟參訂或書雜記見聞頗多軼事雖於紹聖諸臣意存回護尙不至如魏泰東軒筆錄之悖謬惟青眉紫姑諸條間涉神鬼未離小說之習云癸巳上巳前一日熙祚記

卷一

胡宗堯條

凡三引見

三下三本並有經字

故事條時傳京父子入侍西宴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

三本京並作公百川
學海說郭西並作曲

宰相條

然後品味以進

以字誤百川學海作玄乃玄之譌
玄互別體也後蔡持正條監司互

論百川學海正作玄續祕笈並譌爲玄此句下百川學海
多但欲與中國相反本無九字未缺二字說郭作本無他
義理續祕笈無他
字疑當從續祕笈

辨色條

宰執以下

宰上三本
並有自字

啟關放入

三本入
譌下

卒前

白

百川學海卒上
有翰林二字

視之鸞也

百川學海鸞
上有肉字

止令供清

酒

百川學海末有因傳知諸同官六
字說郭同續祕笈因下行訪字

大宗正條

入對

三本入
作登

五等條

元祐初

此以下另爲
一條當提行

著令條

州縣選人

此以下另爲
一條當提行

狻座條

續祕笈
脫此條

則皆乘

百川學海說
郭末有之字

預置狻座

二本置
作買

亦乘城座張

徹無座字

章惇條

王安禮

此當另提行本皆誤連

起廢帥太原

二本無發字

皆

摺角

一匾封

二本摺誘揭

後在廣州

二本州作寺

錢遜條

夜艾子死

三本艾作其

慈聖條

無有是姓名者

三本是作此

告曰

三本告下有上字

王庭鯉條

二本與上條連爲一條

及身嘗應進士

三本作及身爲進士

當路

頗有主之者得上達王默念自軍將累勞數十年方轉使

臣改文資

三本脫此二十八字

素貧條

續祇發此條誤連卷外氏條

近歲

此當另爲一條三本並誤連

以藩邸舊

恩

續祇發舊作特百川學海說郭並作時

由承轄爲宰相

三本無由承轄三字

袁應中條

續祇發誤連上條

又廣顙尖額

百川學海作額

連稱大陋

百川

學海大
作太

王迴條

二本誤連上條

間爲狎邪輩所誣

百川學海無間字

今六公所

歌奇俊王家郎者

三本無者字

蔡持正舉之

三本舉作薦

姚祐條

易題出乾爲金

百川學海出字在易題上

先是福建書籍

三本

作蓋細建本書籍

遺二點

三本遺作脫

舉燭條

與諸子聚首

百川學海說郭子作公

豈足以配日月

末有本

平字

吉甫曰

二本吉甫上有呂字

日煜晝月煜夜燈煜晝夜

三本煜

字下並有平字

介甫大以爲然

二本此下有吉甫所言中理歷歷可記類如此十三字

瑟二條

不知果何如

三本此下有不相好亦猶立朝異時耳二之才而不相好亦猶立朝異時耳二之

字猶當爲由之誤

吳處厚條

天庇汝也

三本庇作俾

在金陵

三本在上有余字

見官

妓

三本作奴

爲王得對

三本王下有勾字

蔡持正條

讒口可畏如此

三本此下有既不得笑又不得哭八字

宣和初

此以下當提行三本無

王介甫居金陵

此以下當提行

我公名字偶相

同

公名二字當從百川學海說鄧乙轉續祕笈亦誤倒

黃州條

子瞻遷責

續祕笈作謫

時元祐時

三本無元祐時三字

孟氏

作后

三本作皇

蟬有禪意

蟬上脫藏者謂三字三本並有

后竟廢

續祕笈后

二謫後

慈本條

先公侍上

此以下當另提行三本不誤

別無他語

續祕笈別字百川

學海說鄧此下有建中靖國元年六字

召詣禁中

續祕笈脫召字

賜十字師號

三本師上有禪字脫字字

及御製僧惟白續燈錄

此下有釋徒尤

以爲盛事七字續祕笈僅存釋字

其後

三本無其字

盡革其故俗云

三本作盡

革其尤
夷者

卷二

鬼奴條

有一種近海野人

三本作有一種近海者

菩薩蠻條

因識之

三本作因識之

南海廟條

二本此條連菩薩蠻條下誤

食蛙條

由是東南謗少息

三本謗下有缺字

廣南食蛇市中鬻

蛇

三本廣南有人字此二句在大蛙也下又此

瓊管

夷人

此以下當另提

雖甘旨

百川學海說

唯燒笋苴

一味可食

三本苴

先公使遼日

三本作先公至北虜日此以下當另提行三本

並誤

大率南食多鹽

當依三本作鹹

董助教條

董略不介意

三本脫略字

翌日又爲具

三本翌作明

迄百餘日無倦也

三本百諺了也當從三本作色

黃岡村氓

此以下當另提行三

本並誤連

以米餌作羊屎

屎下當從三本補狀字

唯食真者

三本此下有數

月方死四字

黃岡民丁生微

此以下當另爲一條三本無

卷三

熊本條

前後無小異

三本前作先

但用他畫軸

三本用作有

此

尤失獻芹之意

此有脫文三本作此尤不可生日祝壽墓銘凶事非徒失獻芹之意必須貽禍

滕宗閔條

書欲謹

三本作欲謹書

固已不虔

三本固作故

常州太守條

亦大臣中有力者

三本無中字

不閱圖經

三本句首

有字

上因顧近臣曰

三本無因字

作守臣

三本作爲

楊傑條

三本合上爲一條

嘗上殿

三本嘗下有因字

乃唯唯何耶

三本作也

朝廷端慎明辨

三本慎作款

王大夫條

將來有遺表恩澤

三本有也字

此二事非爲善謔

三本作余記此
二事非以爲謔

所以開悟爲人子者

三本句首
有蓋字

富鄭公條

則請官位

百川學海說
郭無則字

公舉鞭

鞭日首至此四
十一字續祕

笈脫
去

口稱粥

三本重
粥字

杜祁公條

續祕笈此
條脫去

客次與坐席間

此以下似當另爲一
條百川學海說郭本

並
連

俗謂口快

百川學海說郭
謂下有之字

王荆公條

王荆公

三本作
舒王

一日公忽大哈

三本公
作王

沈起條

有見荆公者

三本荆公作諸
王蓋舒王之譌

公聞其在門

三本
公作

舒王下
倣此

不得復見

三本得
復倒

錢秀才條

吾家之姊

三本之作三据
下文當作二

何執中條

公不第五否

三本並
脫否字

蔡元度子仍條

病瘡卒

三本作病足瘡死

登第條

文筆山也

三本文作又吳

語人曰

三本人有州字

瓊管條

續成篇

三本文首有當字

外氏條

觀望朝廷

三本無其同字

祖塋三女山風水相刑也

三本

無風水一字

忽詣開封府

其同字

不喜與福建子交涉

三本

作福生不喜與福建子相安

越國夫人條

王荆公

三本其王舒士

公任真率

三本公作于下做此

吏

來索

三本句首有郡字

疾條

荆公

三本其舒

無敢取者

三本其

余大父

貧

三本其舒

晚年遷謫

三本其

安得此疾

三本其

早世條

往往先急於權貴

三本其

最愛山谷

三本其

嘗言山谷孝於親二本作常必歸山谷山谷嘗

語朝士三本作必歸魯

大臣條 於僧房中墮挈一具歸三本作莫增

誤取僧骨來三本作誤取

杭州條此係秘笈全脫百川學諸公欽其才望二本作

通與郡將不協二本作無

郭巨公條 昔有郭巨公進百川學海說郭建第落成日

巨公指諸匠曰續秘笈

蘇掖條 爭一錢三本作文嘗買別墅三本作置可少增金三本

少增

潤州條 卒不與一錢三本無竟卒於維揚三本卒長

喜書

三本書上有讀字

至維揚病亡

三本作至中途子病瘳所餘召醫及維揚而死

貧索無聊悔悟而卒

三本生放寓貧索無聊亦死

沈括條

出諫垣

三本諫垣

前妻兒

三本女

而存中

三本

沈括條

遂欲投水

三本

或疑平日

三本平日上有存中二字

高齋漫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高齋漫錄一卷宋曾慥撰慥有類說自序以爲小道可觀而歸之於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其撰述是書亦卽本是意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蹟以至文評詩話詠諧嘲笑之屬隨所見聞咸登記錄中如給舍之當服頰帶不歷轉運使之不得爲知制誥皆可補史志所未備其徵引叢雜不無瑣屑要其可取者多固遠勝於游談無根者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二卷世尠流傳近時曹溶嘗採入學海類編而祇存五頁蓋自他書抄撮姑以備數遺漏宏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摭摭哀輯視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

而永樂大典失載者亦爲補入略用時代銓次合爲一卷雖未必慥之完帙然大畧亦可睹矣

高齋漫錄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宋曾慥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今人祕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祕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鬪遺杯乃知唐已有祕色矣

仁宗時度支金郎中君卿年十九時與其兄君祐郊居挾策野外遇田家有醉鬪而傷者仇人尤而執之告縣曰是金秀才呼僮毆之也縣大夫繫械君卿欲正其罪君卿不能力爭吏具文案上忽有大風來擺捲文書乘空去衆訝焉明日復具上大風復掣去如前又明日復然大夫驚怪曰豈非此儒

生當貴達乎解而遣之後四年第六人及第熙寧中君卿以廣西轉運使致仕終於其家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上神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卽降處分宣仁答云此自有所處不煩聖慮明日上問何以處之宣仁答曰大者各與絹兩匹小兒各與乳糖獅子兩箇時內外咸歎仰后德爲不可及也

歐公作王文正墓碑其子仲儀諫議送金酒盤醖十副注子二把作潤筆資歐公辭不受戲云正欠捧者耳仲儀卽遣人如京師用千緡買二侍女并獻公納器物而卻侍女答云前言戲之耳蓋仲儀初不知薛夫人嚴而不容故也

文潞公嘗戲云某平生作官趕家僕不上方爲從官時家僕已呼僕射比爲宰相渠先爲司徒矣近年貴人僕隸以僕射司徒爲卑小則稱保義又或稱大夫也

熙寧多行新法諸路使者率用一時新進之士大理寺丞李察爲河北提舉常平頗事風采時文潞公守北門思欲折之察年少侏儒公俟其來于廳事特設高腳椅子察進謁盤跚久不能就坐公顧左右徐曰抱上寺丞察慚沮而退

江鄰幾雜志云陳公執中嘗館伴北使使人問儀鸞司緣何得名陳無以對或云隋大業中鸞集於供帳庫屋遂名云

熙寧殿試改用策謂比詩賦有用不知士人計較得失豈敢極言時政自取黜落是初入仕已教之諂也況登科之初未

見人材及後仕宦則材智聲名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必須
殿試策以別人才人主燕閒時於其等輩廣訪備聞然後博
記而審察之天下無遺材矣

鄧潤甫聖求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泰陵嗣位以
甘盤之舊入翰林爲學士及以事外補林子中希爲中丞上
章營救其略曰先帝西垣之詞客十載于茲陛下東宮之舊
臣一人而已上不聽後數年召爲兵部尙書時范純夫祖禹
爲內相蔚有時望與鄧公同知貢舉引試第二場間忽有中
使宣押學士拜尙書左丞范公方冠帶迎肅中使曰宣押鄧
學士非范學士也鄧俄頃上馬迴鞭揖諸公頗有得色數日
以病卒于位黃道夫嘗爲祭文云中臺三月功名已遂於推

揚東府數宵魂魄俄歸於寂寞道夫自謂精切戲曰此文可書之聖求門右章子厚惇笑曰聖求生爲執政死乃作桃符矣當時傳以爲笑

王荆公五經義初成裕陵嘗問曰禹貢稱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至導河但云積石不言自何也荆公無以爲對王荆公一日見婢持縑帛付外浣凍公戲作謎云雖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性自分明

王荆公在鍾山與客對棋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不敢爭惟其不敢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客莫曉其意公曰此持棋謎也

王荆公游山題壁云欲據而食又無木欲飼吾蠶又無木有

木則利用刑人無木則不可伐而燒乃安石至此四字其後
林震遊揚州平山堂題壁曰競競知其爲震來也同行宋高
輒書其旁曰不可衆莫曉其義高曰高來不可低來不可客
大笑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
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店求藥
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綿一縷云相公可將歸
人事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公
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
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次補特且遲之

明年春安禮果拜左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王相珪當國有故人至政事堂公問勞甚厚其人宦遊不遂有憔悴可憐之色時用郊恩改章服公曰吾友蹇連歲久且喜近錫章服故人笑曰某舊著綠時只是清貧自著緋後轉更赤窮諸公開堂爲之絕倒

馮公京爲樞密使嘗薦王鞏可用王荆公安石曰鞏止是一小男女陪陟馮京故薦之馮公曰王鞏與臣陪陟誠如安石所言若以爲小男女則鞏戊子生上變色久之神宗皇帝戊子生故也

蔡懋爲馮公京之婿馮薨於位泰陵車駕臨奠懋衰絰雜於

馮氏子弟間厲聲呼曰陛下臣父屈死上驚愕問之乃懋自是知持正之冤而惜其死

元祐初溫公拜相更易熙豐政事荆公在鍾山親舊恐傷其意不敢告語有舉子自京師歸公問有何新事對曰近有指揮不得看字說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是夜聞公繞牀行至達旦於屏上書司馬光三字凡數百其胸次不平之氣槩可見也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爲然

案此條據學海類編增入

呂相微仲當國豐相之爲諸曹侍郎凡數月不至相府公寄聲云相之久不相過頗有欲面言者後半月相之纔往見語不及他但敘寒暄而已至欲去上馬徐云寡欲可以近道相之唯唯而去

范師厚曰忠宣公元祐初自慶帥被召給事中遂執政其弟德孺代守慶一日德孺有書論邊事公以書答之云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國較勝負不惟不可勝兼亦不能勝雖勝亦非也弟其思之祖宗故事不歷轉運使不除知制誥蘇子容頌自脩起居注出爲淮南轉運使未幾召還遂知制誥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於朝自是名譽大振

明允一日見安道安道問云令嗣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軾近日方再看漢書安道曰文字尙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瞻子瞻曰此老特未知世間人尙有看三遍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卽還云已盡閱其天資強記數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箇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抵仙游

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
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
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
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
子厚大笑

案此條自抵仙游潭句以下原本脫去今據學海類編補入

禪林有食不盡物皆投大釜中煮之名谷董羹東坡所用乃
此事也亦前人所未用

東坡作溫公制詞云執德不回常用社稷爲悅以死勤事坐
致股肱或虧或問坡曰溫公豈曹操之徒耶坡愕然問其所
以答曰社稷豈所可悅者坡笑改曰用安社稷爲悅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須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

過爲具一日穆父折簡召坡食鼎飯及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爲鼎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羹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俱毛也穆父歎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案此條據學海類編增入

俗語云借書與人一癡借得復還爲一癡嘗力辨此語以爲有無相通義也貸而必還禮也尙何癡後果見王樂道從錢穆父借書一帖云出師頌書函中最妙絕古語云借書一瓿還書一瓿欲兩尊奉獻以不受例外物因不敢陳續後又覽唐韻瓿字下注乃云古者借書以是盛酒果知非癡字也故予有送還考古圖詩云懸知插架有萬軸頗恨送還無一瓿

用此事洪駒父又云癡瓠二事兩出疑癡字刻薄子妄改爾
劉貢父嘗見一士人口吃戲作謎云本是昌徒又爲非類雖
無雄材却有艾氣東坡曰貢父可謂滑稽之雄也

傅欽之爲御史中丞嘗有章論劉仲馮一日貢父邂逅見之
問曰小姪何事敢煩臺評欽之慚云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笑
曰七上八下人才

南唐有畫黃頭子數十枚集于風枝之上山谷題云蒿下蹄

間

案蹄間原本作啼間文義未詳考黃庭堅集注

一作蹄蓋取蹄涔之意與下飲字相關今從之適燕

燕作斥鷃

飲啄爭雄穹枝竿網將作造語奇古然詠黃雀亦可徐

師川亦題云禽鳥之名多不可紀白頭稱公黃頭稱子羣飛
且鳴是將鬪矣又云禽之至微勇而善鬪竟亦何所爭人爲

之勝負

彭器資元祐之末爲吏部尚書章子厚拜相召至國門從官並出郊迎器資爲人剛直不少貶議者以謂總領從官出迓宰相旣非私謁亦未爲過也在九江數月楊樂道待制經過云某與公皆非久於人世者他日當同職事然某先往公亦繼來器資愕然一日在廳事忽睹黃衣人若今之健步者持公牒立庭下公命左右皂隸承接皆曰不見公叱之乃謬爲承接之狀鞠躬以進公披牒卷而懷之云來日食後便行卽入內區處家事作書別親舊又作頌與宋夫人訣別次日午後無疾而逝或曰器資若了達理性則其去當無影響又若去登仙必有道侶來迎健步持檄得非去爲神矣乎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制詞云悻悻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無乃大甚林答曰長官發惡雜職棒毒無足怪也

崇寧初蔡京用事章公惇謂客曰蔡元長必行三舍柰何客曰三舍取士周官賓興之法相公何爲不取章曰正如人家有百金之產以其半請門客教弟子非不是美事但家計當何如聞者以爲知言

李元膺早負才名詩句精巧蔡太師京深知之蔡在翰苑嘗因錫宴西池失脚踏水幾至沒溺元膺聞之笑曰蔡元長都濕子肚裏文章也蔡聞之大怒卒不得召用而卒士論惜之云

薛昂言白鴛耨初行於都下每兩值錢二十萬蔡京一日宴執政以盒盛二三兩許令侍姬捧爐巡執政坐取焚之至尙書右丞范致虛取盒盡傾入懷中姬持空盒還白京欲勸右丞一杯京許之姬取玉斗注酒飲致虛致虛辭之姬以手開衣領傾納懷中其香俱敗

崇寧中蔡太師行當十錢章綬坐私鑄文面編置人多言其枉政和間上皇命改右列爲闔門官或勸綬用藥除字綬曰面已文矣終不齒於縉紳止欲註其下曰太師錯或調之曰若注且須聞官慎勿私注也

蔡京崇寧中以星文罷相般出觀音院待罪客有過之者京泣曰京若負國卽教三子都沒前程好事者戲云兩行珠淚

下三箇鳳毛災

崇寧以後王氏字說盛行學校經義論策悉用字說有胡汝霖者答用武策其畧云止戈爲武周王伐商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歸馬放牛偃武修文是識武字者也尊號曰武不亦宜乎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旣得天下而窮兵黷武不已是不識武字者也榜出遂爲第一雖用字說而有理

大觀四年之冬冊立鄭貴妃爲皇后時翰林學士范公致虛當制明日宰相何公執中奏陳制書不工上令何公改爲之腦語云天地尊位二氣合而萬物生日月並明四時敘而百度正蓋是改易王荆公拜相麻元公絳所作者范公不能平上章極論其非且云聖朝立后當用新意不當蹈襲前人通

行舊語至兢至慎不敢妄措詞若今來臣僚撰到麻制以天作之合對王假有家臣所以不敢蹈襲而語者以其係立靖和皇后制語也又若惟久乃濟對非初其艱臣所以不敢蹈襲而語者以其係立瑤華孟后制中語也凡此之類謂宜避忌貼黃云人臣之事君與后猶人子之事父與母也事有不便於父母而子不言是不子也范公坐是竟得罪外補而禁中終以後制有靖和與瑤華兩對爲忌諱仍舊用范所草制詞

張公天覺政和初召還俄拜右相薦引所知布列要路未幾爲讒譖所擠斥逐殆盡公尋亦罷相再貶峽州中途至於僧寺有干手眼大悲觀音塑像公題長韻於壁其畧曰靈山會

上別世尊各以願力濟羣生子勿謂我徒經營手眼太少難支撐蓋言立朝寡助故也

政和間西夏國書誤用本朝廟諱中書舍人潘兌作詔曰乃於邊鄙之文犯我祖宗之諱張公商英時爲宰相令兌修改兌又曰乃於爲文犯我國諱張公乃自爲改云至於爲文有失恭愼時皆服其得體

給舍舊爲一等並服頰帶排方佩魚元豐中有自侍郎爲少拜者故仍舊繫金帶崇寧初乃援以爲例自是給事中並金帶矣又殿中少監故事亦頰帶佩魚者禁省供奉之職故也政和以後置大司樂位殿少之上乃援例頰帶已失本意後見明堂以頒政位太常卿之上又援司樂例亦頰帶皆非也

宣和間七夕召宰執近臣禁中賜宴上曰七夕何故百司無假宰相王公黼對曰古今無假上爲一笑蓋用柳耆卿七夕詞以對

崇觀以後以言爲諱宣和辛丑策士偶詢時務范宗尹肆言時忌考官不取以策繳進曰某字號語言涉異合取聖裁上嘉其直令依次第編排而衆人終不敢置之前列僅綴甲末而已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牀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

以壽終

案此條據學海類編增入

宣和間人材雜進學士待制班常有數十人乙巳之春開金明池有旨令從官於清明日恣意遊宴是夜不局郭門貴人競攜妓女朱輪寶馬駢闐西城之外諸公仍羣聚賭博達旦方歸議者以爲上恩優渥如此而身爲從官乃爲賭錢漢何也或答曰非是從官爲賭錢漢乃是賭錢漢爲從官故也初韓公忠彥曾公布並爲執政蔡公京曾公肇並爲內相一日召蔡鎖院草麻拜韓左揆蔡欲刺探上意乃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上曰專任一相繼而宣召內翰草曾公右相麻麻詞破題云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爲也

宗正寺命宗室名以字名相犯故多用僻字更無義理而字多不識每命一名卽從書吏問釋音有錢士始者爲判宗上皇眷遇亦厚嘗宣諭曰卿家私事都無奏請何也士始對曰臣別無干求只乞聖恩爲臣改名上笑而易之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柳公權陰符經敘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者

真噩賢良家藏李太白墨迹十八字云乘醉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太白書國朝諸名公跋於其後太祖皇帝旣下河北乘勝欲取幽燕或以師老爲言太祖不能決時趙中令留守汴都走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唯得少之中猶難入手又況失多之後別有關心

太祖得奏卽日班師

董禹川濬長於四六嘗有云八十日歸去來兮九萬里搏扶搖者又云聲聞于天方類在陰之鶴時控于地有同決起之鳩又云考父再命而僂靡獲循牆孟軻千里而來敢云利國有名士作謝及第啟云虎士開關徬徨紫禁龍章在御髣髴清光或曰此乃把兒番人也

徐師川族兄少赴舉場試圓壇八陞賦援毫終日不能下筆乃大書試卷云圓壇八陞八陞圓壇卽圓壇而八陞又八陞以圓壇八陞圓壇旣圓壇而八陞圓壇八陞又八陞以圓壇榜出陽爲失意之狀或調之曰有司不明固可罪然吾兄所以被黜正由小賦中不見題故也至今人傳以爲笑

李賓王利用鄱陽人躬行君子人也又善相嘗云郭林宗作
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知慧察其皮毛

案學海類編知

慧作安否

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烟塵博士護
世界天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
以其久帥多專誅也

白雲端長老厥初禪理未契因觀弄獅子戲忽翻袈裟蒙身
跳躍作獅子態叢林號爲端獅子

高齋漫錄終

張氏可書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張氏可書一卷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著錄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亦不詳撰人名氏惟愛日齋叢抄引其中司馬光文彥博論僧換道流一事稱爲張知甫可書知甫不知何許人今考書中所紀有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事又有見海賈鬻龍涎香于明節皇后閣事是在宣和之初嘗官汴京中間復有紹興丁巳戊午紀年及劉豫僭號中原事則入南渡後二十餘年矣蓋其人生於北宋末年猶及見汴梁全盛之日故都遺事目擊頗詳迨其晚歲追述爲書不無滄桑今昔之感故于徽宗時朝廷故實紀錄尤多

往往意存鑑戒其餘瑣聞軼事爲他說家所不載者亦
多有益談資雖詆諧神怪之說雜廁其間不免失于冗
雜而按其本旨實亦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之流未嘗不
可存備考數也其書元目已佚今據永樂大典收各韻
內者採掇袁輯共得五十條謹編爲一卷以存其槩云

張氏可書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宋張知甫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司馬溫公在政府每過潞公第時潞公有門僧乞換道流因
緩頰言之溫公愕然曰吾輩國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風俗
所繫此僧旣不能終于釋豈能終于道來卽誅之僧聞而遁
章惇方柄任用都提舉汴河堤岸司賈種民議起汴橋二樓
又依橋作石岸以錫鐵灌其縫宋用臣過之大笑而去種民
疑之謁用臣訪以致笑之端用臣云石岸固奇絕但上闊下
狹若囊爾種民始悟懇以更製用臣曰請作海馬雲氣以闊
其下卒如其言而成

潁昌府陽翟縣有富民孟三郎元祐間至洛中飲水山澗見

一婦人甚麗孟往追之則失所在因窮極幽遠得牡丹一品
紅色灑金其葉千疊遂移至洛陽文潞公愛之目曰澗仙紅
王初寮安中自翰林學士承旨遷右丞值元宵從宴宣德門
徽宗命以五門端闕爲題令賦詩安中卽席應制曰斗城雲
接始青天汴水浮春放洛川繒巘千峰連璧月珠簾十里晃
燈蓮五門端闕初元夕萬歷宣和第二年盛世親逢叨四近
頒觴連日綴羣賢上嘉之移宴景龍門上自調黃芽羹以賜
米元章作吏部郎中徽宗召至便殿令書屏風四扇後數日
遣中使押賜銀十八笏元章對中使言曰且去奏知知臣莫
若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者再四中使歸奏上大笑蓋十八笏
九百兩也

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時滌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灌手呼爲水斗居常巾帽少有塵則浣之乃加於頂客去必濯其坐榻

宣和天駟中有一馬名烏護蘭艱於銜勒徽宗每乘以幸金明池賜名龍驤將軍

宣和間置教樂所行幸局採石所應奉司皆以執政內侍主之至靖康初道君降詔悉罷

宣和末都城起建園囿有擷芳園檀欒館鹿寨山莊錦莊筠莊窮極奢侈爲一時之壯觀

案原本凡園館等皆以韻分載凡六條今併

宣和預賞每擲金錢於樓上以爲戲笑有獻口號云十不羨者皆譏切之言卽捕之而不獲

宣和間睦州布衣朱夢說上書極言當時之失有三太入仕之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宦寺之職太盛

宣和末博州富人冶張家田內忽雨血數頃其腥氣不可近後金人至博盡驅市民殺于彼

明達皇后乃紫虛元君明節皇后乃九華安妃稱大劉小劉案宋史徽宗劉貴妃冊贈爲后諡明節時林靈素以技進曰爲九華王真安妃明達皇后亦劉姓冊贈賜諡而史不載紫虛元君之號然林靈素之妄曰道君以下皆爲荒誕之稱此必亦林靈素語而史文遺之也

僕見一海賈鬻真龍涎香二錢云三十萬緡可售鬻時明節皇后許酬以二十萬緡不售遂命開封府驗其真贗吏問何以爲別賈曰浮于水則魚集熏衣則香不竭果如所言

徽宗幸迎祥池見欄檻間醜石顧問內侍楊戩曰何處得之

戩云價錢三百萬是戩買來伶人焦德進曰猶自似戩也上大笑

徽宗幸端門觀燈御西樓下視蔡魯公幕次以金橘戲彈至數百丸

童貫以燕山功遂封同安郡王有改晉公平淮西詩以譏曰長樂坡頭十萬戈碧油幢下一婆婆今朝始覺爲奴貴夜聽

元戎報也囉

案宋史貫封廣陽郡王通鑑綱目亦同此云同安疑有訛誤

太史楊欽時見靖康改元卽密語人曰後十二箇月康王立蓋靖字是從十二月立又有康字也後如其言宗澤知其術數之精薦之于朝遂在塗而卒

道君旣遜位乘輿出東水門自稅舟得一草籠回脚糧船

與舟人約價登舟見賣蒸餅者於篋中取金錢十文市一枚以食少頃童貫蔡攸等數人者單騎俱至道君曰卿等尙來相逐何耶攸等奏云臣等受陛下重恩死亦不離陛下道君因上岸側一寺僧披衣以迎輒居主位問官員是現任是罷任道君曰是罷任又問莫別有子弟在城中做官否道君曰有子二十七人長子乃今皇帝僧慚惶之餘道君遂出則侍衛等已至卽東下道君遜位東幸梁師成以扁舟出淮李邦彥爲相都人欲擊之馳入西府已失一履時人語曰太傅扁舟東下丞相隻履西歸

侍立修注官者自羅春伯始祖宗時以起居舍人寄祿而更命他官領其事謂之同修起居注官制行復爲郎舍人淳熙

十五年十月春伯自戶部員外郎除右史避曾祖諱乃以爲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後兩史或闕則降旨以某人權侍立官蓋自此始

范致虛帥北京值靖康之變飛檄邊帥出關勤王時謠曰草青青水淥淥屈曲蛇兒破敵國蓋謂范字也

廉正臣爲司農卿至炭場見監官擁爐遂責曰監臨自盜如何其監官答曰此炭乃俸錢所置卽非盜取若監炭場官不許用炭不知監倉官許喫飯否正臣無以爲對皆以爲名言李鼎爲陽翟令聽訟明敏士民稱之有瞽姥訴婦不孝議者二三鼎卽善詞勉之俾各飲茶而去婦卽啜之姥捫于地而婦不顧遂正其婦罪又尉司誣一童子盜隣田草童子方十

引見下書
四
餘歲所盜草重鼎疑而釋之令童負草以歸竟莫能舉遂正捕者之罪

劉平叔爲浙江安撫大使乞與石惲改秩添差鎮江俸未有成命間石投曾公袞書題云南徐二石惲公袞戲以北固三曾紆答之皆謂名對公袞行第三故也

劉平叔在京口幕客獻趙昌牡丹圖乃孟蜀宮中物也平叔怒曰速持去我平生不愛牡丹況是單葉時人無不爲笑燕瑛罷廣漕還朝載沈水香數十艦以遺宦寺遂尹應天府時人謂之香燕大尹

李宗伯爲司農卿居第之側有豐濟廣盈二倉每出按則止此二處取其近也又詞狀申陳之類必判司呈時爲之歌曰

大卿做事輕文字送司呈每日去巡倉豐濟與廣盈後坐此罷

張鼎爲太常博士用鷄肋爲鷄肘時輩譏曰鷄肘博士
河中府治有古莎廳茂甚府醞固名碧莎天祿

浙人以白露節前後早晚得雨見秋成之厚薄如雨在白露
前一日得稻一分前十日得十分白露後得之則無及矣

王綯建炎初爲御史中丞時四方多事而緘默不言又以老
病艱于乘騎每跨款段坐一退毛舊狨出入臺中號退毛中丞

建炎初潁昌府陽翟縣主簿馮善時乃一謬儒不曉仕宦因
有所轄文史犯罪遂于縣借杖而偶無大杖命以小杖決三

四十下云用兩杖折一大杖聞者莫不笑之

蘇庠隱居後湖紹興中累詔不出僮僕見使者沓至輒相語曰官中來勾我秀才須要正身

紹興間盜賊充斥每招致必以厚爵又行朝士子多鬻酒醋爲生故諺云若要富守定行在賣酒醋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紹興丁巳江東太平州有回祿之患燔燒殆盡死于火者數千人越數日池之銅陵夜聞車馬人足之聲或啼或笑自空而下盤礴于邑市人于門隙竊窺之有聞索薑醋者有與泣訴回祿之苦者久之冉冉從西北而去張紘爲令詳覩其事紹興戊午季冬十二月日欲暮天作風雨聲自西南起久之

如磨響至一更盡方止庚申辛酉歲皆然

劉豫僭號中原不喜浮屠僧徒莫不惶恐忽西天三藏來豫異待之僧徒私自喜曰必能與我輩主張教門旣引見三藏拜于庭贊者止曰僧不拜三藏答曰旣見真佛豈可不拜豫大喜賜與甚厚

張紘長于數頗于日者事體洞曉之嘗云術人相見必互錄所至州縣處士宦家之命以相易庶易爲應號曰參又看命必先談其不好處使人駭動謂之插却復以好語許之謂之牢籠

胡紡能以符水濟人宜興有一士人遠宦忽一日其妻爲祟所憑家人詢其所以輒云某乃官人任內打拷致死故來求

功德追薦其家遂作書問遠宦之士報云無之胡聞其事取書示崇崇但舉號三聲慚惶而退

路時中字可當京師人也行正一籙能致已焚之詞役使鬼神呼吸風雨駭人耳目又以炊餅布氣令圓其紅如丹砂謂之三光丹

住持常州報恩寺僧普堅嘗語余曰世間萬事前定非力可致及其處于窮通何必休戚因言無錫大姓戴念二郎政和間在邑中最爲貲雄起大第極于侈麗同村野老夢神告曰戴念二郎與李謨秀才起宅野老以告戴卽紀於壁後不十年李謨登科選爲壻又十年宅成而戴氏俱絕遂歸於謨陸海天慶觀有一羽客年七十二每臨醮宣科先祝曰臣今

老矣七十有餘無齒可叩以唇代之

丹陽妙明真人吳元淨居常州橫山命其弟襄尋一大楓木有三瘻令取其二夢老人植杖而來責襄曰吾三子汝遽殺其二何也襄惶懼答以真人之命老人曰若非真人吾不赦汝以杖擊其鼻曰可出血一升來巨鼻衄及一升而止

南恩州州衙後廳有鬼雖太守亦避之夜則二丈夫相擊不已又婦人間出不可居忽一日妙明真人吳元淨過之視廳側有三小廟指令開掘其下卽有二丈夫二婦人二女子堅尸如石二女子一執菊花樣杯一執白璧遂令致之野外焚之乃絕

天寶山有三道人採藥忽得瘞錢而日已晚三人者議先取

一二千沽酒市脯待旦而發遂令一道人往二人潛謀俟沽酒歸殺之庶只作兩分沽酒者又有心置毒酒食中誅二道人而獨取之既攜酒食示二人二人忽舉斧殺之投于絕澗二人喜而酌以食遂中毒藥而俱死此得之於張道人京師一富人質得金帶一條常常繫之每送迎賓客輒止中門而返必曰腰帶有礙不敢出門且告不罪也

張芸叟居長安白雲寺作霸王別虞姬虞姬答霸王二歌題于僧舍壁間僕因過錄之後自關中回則壁已頽矣霸王別虞姬曰垓下將軍夜枕戈半夜忽然聞楚歌詞酸調苦不可聽拔山力盡將如何將軍夜起帳前舞八千兒郎淚如雨臨行馬上復何言虞兮虞兮奈何汝虞姬答曰妾向道妾向道

將軍不要爲人患坑却降兵二十萬懷王子孫皆被誅天地
神人共成怨妾向道妾向道將軍莫如敬賢能將軍一心疑
范增當時若信范增話將軍早已安天下天下安定在一人
將軍左右多姦臣受却漢王金四萬賣却君身與妾身妾向
道妾向道將軍不肯聽將軍莫把漢王輕漢王聰明有大度
天下英豪同駕馭將軍惟恃拔山力卽此悲歌猶不悟將軍
不悟兮無如何將軍雖悟兮爭奈何賤妾須臾爲君死將軍
弩力渡江波

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見一村夫醉墜護龍濠池水亟
拯之則已斃其背上有一物極類荷葉緊覆之以劒方可取
有百餘口咀其背肉已盡竟不識是何物也

廣州一海船附帶一人欲到明州一老兵同在船上將發廣州遇風飄至一山下兩人上岸行三四里見二長人荷鋤各長三丈餘兩人前往問路二長人倚鋤相視而笑久之遂以手拈兩人在掌中戲玩兩人惶恐再拜皆笑語不可曉一長人以手拾兩人置山穴中用一大石塞口而去少頃攜一大瓢貯酒來二長人對酌兩人於竇中覘之惟深惶懼二長人酒盡欲醉一長人起取塞石拈一人出兩手捉兩脚劈作兩片各餌其一遂醉臥老兵匿石穴中伺其睡奔出竄伏田野中望見有海舶過哀鳴求救船上以小舟濟之得至明州

張氏可書終

步里客談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步里客談二卷宋陳長方撰長方字齊之侯官人紹興戊午進士第官江陰軍學教授初長方父侁爲洪州錄事卒於官長方奉母居吳依其外祖太僕寺卿林旦家於步里遂以名書宋史藝文志載陳唯室步里客談一卷唯室卽長方之別號胡伯能作長方行狀稱所著有步里談錄二卷亦卽此書蓋初名談錄後乃改今名也所記多嘉祐以來名臣言行而於熙寧元豐之間邪正是非尤三致意其論元祐黨人不皆君子足破假借標榜之習其引陳瓘與楊時書譏欲裂白麻之非禮亦深明大體所見迥在宋人之上至於評論文章頗多可采

如謂陳師道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句與黃庭堅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句皆學杜甫縛雞行而陳爲不類又引王剛中語謂文字使人擊節賞嘆不如使人肅然起敬又謂文章態度如風雲變色水波成文直因勢而然以議蘇軾數擬盤谷序之非皆爲有見至謂月自有光非受日之光一條由不知推步之術謂腎無左右一條由不知診候之方置之不論可矣此書宋史作一卷與胡伯能狀不合蓋傳寫之誤今散見永樂大典者哀而集之尙得五十八條謹以類排纂從伯能所記仍釐爲二卷

步里客談卷上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宋陳長方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太祖皇帝出兵平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來以口舌勝趙普
屢言擇館伴及又請乃中批差三班院名下使臣以往鉉反
覆問之其人聲喏言不識字而已鉉無如之何也

富文忠公少日有詬之者如不問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
公名曰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安此條載說
郭本今增入

范文正帥西方時相恐其成功入政府欲塞其門故授以邠
州觀察使再三以月俸優厚及遣中使宣諭文正力辭以伐
其謀竟得請以罷未幾坐擅答李元昊書議加極法降知耀

州

范忠宣公言江民表作小官時便作取宰相時事舜居歷山及得天下若固有之者養於素也

魏泰託梅聖俞之名作書號碧雲駮以詆當世巨公如范文正亦不免其曰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故名仲淹意欲結之爲兄弟余於石氏士繇家見之

邵康節先天學自李挺之穆伯長相授墓志中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其實自陳希夷來嘗云天下聰明過人唯程伯淳正叔其次則章惇邢恕可傳此學程先生問幾年可成曰二十年先生曰某兄弟無此等閒工夫章邢間康節語遂來康節視之曰章子厚邢和叔心術不正挾此將何所不爲終不與之故先天之學不傳嘗爲章子厚筮一卦說平生不差一

字

熙寧戊申邵堯夫聞杜鵑啼不樂或問之曰將有人起東南爲相以文教亂天下此禍非六十年不已未幾王介甫召自江寧介甫所建明經術法令至建炎戊申方熄

徐翼之云見一老堂吏言司馬文正在朝堂處置常程事宜有尋常處忽發一事便令人心服

外祖林卿云翰林學士趙彥若司馬文正上客也人未嘗見其私謁請問者有事公言之平時隨衆進退而已政和間范文甫建議於廬州湖州取周鼎遂持節過宋解后劉器之請教劉曰君富文忠外孫程正叔門人使某何所措詞

田腴承伯云作官從人奏辟非但賓主便有君臣之義不宜

輕也

初筮仕者求教於劉待制安世曰清明和緩又問何以言緩曰何事不是忙壞卻此言固足教初學然學者知道則緩急先後皆不失節矣

劉道原恕嘗面折王介甫故子瞻送之詩云孔融不肯讓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此語蓋詆介甫也

呂惠卿附王介甫甚固司馬公言利合必離後果發介甫子簡云無使上知蘇子瞻改鑄顏淵之語曰吾聞覲君子者問彫人不問彫木曰人可彫歟曰呂惠卿彫王安石

邢和叔遇人卽訓誨時人目曰邢訓

呂正獻初喜邢恕聞恕到京訪之旅邸中

王伯虎炳之自編修官得沾職章子厚徧問堂中諸人云誰主張呂正獻曰伯虎於例得實上恩也章遂默然

元祐中東坡行呂吉甫書詞叙神考初用而中棄之曰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聰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子又曰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視旣而語人云三十年作劄子今日方剛得一箇有肉漢

元祐間顧子敦臨爲少郎封駁任情呂汲公大防謀之於呂正獻正獻曰遷臨耶躁進者效之責臨耶畏懦者將不敢方今治河之議未決宜遣相河因此賞罰皆非由封駁也

陳瑩中答楊中立書云乃欲毀此白麻哭殿庭某謂白麻王

言也不可毀天子之庭非哭所也

案此原本分爲二條而上半段語重當係一條今併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君濟
元康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結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
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
案此條又見孫穀祥野老記聞記聞序云先人舊在陳唯室
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遊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記聞
數篇姑錄梗概或
原係客談中語也

崇寧間立元祐姦黨碑於宣和殿蔡京書立於諸長吏廳事
未幾星變一夕大雷雨碎宣和殿碑石遂併諸州者去之人
心不以爲然而天應之天人無間如此體究可以知道
宣和殿所立元祐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爲首元祐黨籍固多
眞儒賢士然蔡京以勢利傾奪錮之鈎黨者亦多矣未必皆
君子也余嘗題其後云等是名丹籍誰知品目多蜚龍同在

肆玉石共沉河摧折人材盡消磨歲月過厲階生已甚龜鑒

莫蹉跎

已甚謂呂汲公行事也

游公定夫其子性剛名之以損且曰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先賢事事可法

孫中丞多內寵夫人以爲病縱其尤者犯上孫不能堪去之用此遂數人俱去孫不之悟

靖康初金爲城下之盟而去唐欽叟少宰引唐自明皇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人主在外可以號召四方力救京師宜舉景德故事下詔出臨洛京以令天下或能大振王略不然亦可還據秦雍以圖興復翌日何卓入對引蘇內翰志林以爲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其議遂格

步里客談卷上

步里客談卷下

盡心一篇真法言也此孟子晚年言語比之公孫丑等篇無復剛烈之氣

伯夷歌云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兮陳古刺今此意涵蓄此太史公文筆非伯夷意也

韓師德曰史記書韓信之語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兒女子指蕭何呂雉也班固略其語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兒女手殊失本旨水上軍鬪入班固刪去亦非也

司馬遷作武帝紀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

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也

案此條載說
郭本今增入

漢武亦善用人末年用金霍及東方朔校臯司馬相如之徒處之皆得其地但中年宰相皆不擇人

太史公有俠氣故於趙奢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傳記雖補綴事迹

亦未盡善

案此下二條俱據說郛本增入

西漢末文章與文景武帝時小異然文物之盛也無如武帝時將氣有盛衰耶抑由人主所好耶

美新不類子雲文字畏死仕莽不敢去後人遂以此汙之君子惡居下流

范蔚宗黃憲傳最佳憲初無事迹蔚宗直以語言模寫叔度形容體段使後人見之此最妙處其他傳卽馮衍馬援勝蓋

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覺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之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鼂錯劉向諸人文字作底草爾

五代史於楊凝式不立傳載其歷梁唐晉漢周以疾致仕又不明其本心凝式諫父涉言大人爲唐宰相而以傳國璽與人則其心可見又不仕五代而託心疾其人賢其節高可知矣余嘗謂自晦與草木共盡者五代不爲無人史不得其自者固可嘆若凝式本末昭晰史復不書執筆者何其與善之狹也

陳師錫伯修作五代史序文詞平平初蘇子瞻以讓曾子固曰歐陽門生中子固先進也子固答曰子瞻不作吾何人哉

二公相推未決陳奮筆爲之

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體云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云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則直不類矣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已黃魯直作詩法也

阿房宮賦只是篇末說秦及六國處佳若丁頭栗粒等語俳優不如

余嘗疑三器論非退之文章又疑下邳侯傳是後人擬作退之傳毛穎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戲初出一譚語滿場皆

笑此語蓋再出耶毛穎傳贊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筆勢董晉行狀書迴紇李懷光二事似左氏文字通解非退之文字之乎者也下皆未當其誣退之多矣秦少游云退之元和聖德詩與平淮西碑如出兩手余以歲月考之蓋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鄆州谿堂詩則又如他人所作也

羅池廟碑古本以涉有新船爲步有新船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作秋鶴與飛歐陽永叔以步有新船是而秋鶴與飛爲不然說者以是爲歐韓文字之分蓋篤論也余嘗以三言評子厚文章曰其大體似紀渚子養鬪鷄在中朝時方虛驕而恃氣永州以後猶聽影響柳州以後望之似木鷄矣

柳子厚先友記適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若貞符及雅則以盤誥詩人之文爲祖矣

東坡辨黃樓賦非作於子由此所謂欲蓋而彰之也邵掃編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爲之賦東坡自書

韓退之畫記東坡以爲甲乙帳而秦少游乃效之作五百羅漢記人心之不同如此喻子才道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

人擊節賞歎不如使人肅然生敬

案此條據說郭本增入

張文潛見富鄭公神道碑至論趙濟處曰公文固奇欲加一字可否遂改云及英宗神宗之世公老矣功在史官德在生民北敵西戎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而一趙濟敢搖之一字固文字關紐也

余頃見嘉祐一詔罷茶鹽法讀之數十過不能去手每嘆息以爲眞王言旣而觀歐陽文忠集乃歐筆也歐文溫潤尤宜綸誥之詞其言有私藏盜販實繁有徒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穽而陷吾民也

東坡志林云嘗欲倣盤谷序作一文字竟不能成文章態度如風雲變滅水波成文直因勢而然必欲執一時之迹以明定體乃欲繫風捕影也

余嘗問王子世云蘇氏爲縱橫之學如何曰有之時案上有莊子廟記云只此記中謂莊子於孔氏陽擠而陰助之此語亦縱橫家流也

自古稱齊名甚多其實未必然如姚宋則宋之守正非姚比

也韓柳元白四人出處邪正不同人言劉白而劉之詩文亦勝白公至如近代歐梅蘇黃而子瞻文章去黃遠甚黃之詩律蘇亦不逮也

內外二制以潤色王言布告天下爲職一字重輕皆繫國體喜則升之九天怒則擠之九地此爲何理要須褒貶之間示有懲戒如駱賓王詆武后讀之但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處乃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武氏猶知此況天下有識之士乎

江淮春夏之交多雨其俗謂之梅雨也蓋夏至前後各半月或疑西北不然余謂東南澤國春夏天地氣交水氣上騰遂多雨於理有之

或謂月受日之光至望則光滿非也日月內涵陰陽月之陰
有時而消長陽亦隨之故光有圓缺至望則月之光自滿適
與日望非受日之光

沈存中云世多指脾爲黃庭有名而無形炁也冲虛而無方
物者也又云腎有左右所以爲坎離坎離交而滋五藏如乾
坤之生六子余謂知脾非黃庭而謂坎離爲兩腎何異於紆
兄之臂而曰姑徐徐也

承平時茶酒班殿侍繫四五重顏色裹肚先是京師以竹盛
五色線拽之爲戲謂之變線又以殿侍所繫裹肚似之故亦
謂之變線今不復繫如許裹肚但有義帶數條耳

楊宜之侍郎云其前

母呂氏舅
有爲之者

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
屬團欒在地遇風卽轉問之云轉蓬也

步里客談卷下終



